說帖

卷二十七

山東司 咸豐元年

謹

奏為遵

旨察核具奏事咸豐元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御史宗稷辰奏刑部當月官收禁現審人犯請與提

牢官會商酌辦等語有無窒礙之處著刑部察核具奏

欽此遵查該御史原奏內稱刑部當月人員遇有步

軍統領衙門與五城送部案犯及干連人等憑該司

員定其當收與否分別收監差帶以待次日分司歸

刑律斷獄上

因應禁而不禁

入現審近聞刑部十七司多至一百餘員輪轉當月其中恐有初任少年不知輕重遇有送部之人全行收禁濫收一夜平民之受累已多議將當月收人之例改為與提牢官會同察收等語伏查臣部當月司員係十八司輪流充當每日滿漢二員收受公文及送到現審人犯分別取保收禁俟次日呈堂分簽遇有各旗呈報命案亦與次日前往相驗舊制相沿已久從無貽誤至提牢廳滿漢二員專司稽查南北兩監管理司獄禁卒一切事務例應常川在提牢廳辦

事任宿職事向有專司未便責令兼顧且查當月司係在日部大門之内提牢廳則在北監栅欄門内監獄重地關防綦嚴向來各司司員不准無故到提牢廳行走提牢官亦應常在該廳不得擅離今若改令彼此會同收犯倘使提牢官出而與當月官會商則徒為越俎代庖之舉轉多顧此失彼之虞若令當月官帶同人犯前往提牢廳會商則當月司既與人稽察而監獄重地擁擠多人尤恐別滋流獘況查當月官尚有相驗之責較之收犯所繫尤重勢不能令提

牢官舍監獄而會同相驗也明矣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不能責以兼顧該御史所奏似屬窒礙難行應毋庸議惟現在臣部十八司司員人數較多不免有初任生手自應酌為遴派輪流當月以昭慎重應由臣部自行酌量辦理至該御史奏稱當月官濫收人犯萬一倉卒致有事端故禁之愆甚於誤禁律載故禁平人提牢官知而不舉與之同罪等語臣等查刑律內因應禁而不禁與故禁故勘平人分列二條因應禁而不禁一條係指犯罪到官

之囚而言故禁故勘平人一條則指平空無事之人亦無名字在官而官吏挾讎故禁者而言律文本自判然援引不容牽混今臣部當月官所收人犯均係犯案到官之人與並無名字之平人不同倘有收禁輕重失宜之處應照囚應禁而不禁及不應禁而禁律辦理該御史指為故禁平人並稱責令提牢舉發之處係屬誤會律意亦毋庸議所有臣等察核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

山東司 光緒十三年

謹

奏為查明南北兩監尚無需索凌虐情弊仍遵
旨嚴禁恭摺奏祈
聖鑒事光緒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軍機處交出本日軍機
大臣面奉
諭旨御史慶祥片奏請禁獄卒索賄凌虐罪囚著該部堂
官督飭司員嚴行查禁欽此臣等遵查該御史片奏內
稱獄卒索賄凌虐罪囚例禁綦嚴前步軍統領順天

府各衙門有設立班館諸獘均經禁革在案惟刑部
編牀一獘歷久未除所謂編牀者即柳牀之類也如
一牀只容五人必使之容十數人愈增愈緊手足不
能轉移形同木偶柔懦者重資賄免强項者即出而
首告而無人為之證佐亦遂俯首無詞是人一收禁
身既罹於法家復歸於敗也查提牢等官有獄卒每
晚呈遞牀單一事果能矜恤罪囚嚴密稽察何難禁
革其獘端而玩泄性成甘為吏役所欺而不覺請
部堂官轉飭提牢等官振刷精神於獄卒呈遞牀單
飭刑

之時親赴獄中查驗其牀人犯若干名分晰布置不准攙越並於犯人提審之時細加查詢苟有需索凌虐情弊准其面禀無論有無征佐見其手足拘攣者即將該禁卒從重治罪贓重者計贓科罪倘復仍前聾聵別經發覺併將該管官照縱容例嚴行議處等語查臣部南北兩監每監各分四屋俱五楹本屬寬敞北另置女監自為一屋每屋各設牀四張以宿應收人犯各牀鋪板長一丈四尺至二丈一尺不等寬皆六尺從前咸豐同治年間在監人數多至四五百

名或不免有擁擠之患近年現審案件經 臣等迭次
督催迅速審結干連人犯不准多收現在南北兩監
秋後並待質及現審人犯不過二百數十名工下每
屋祇收二三十名每牀祇容五六人或七八人不等
睡宿尚屬寬舒提牢司員均遵照向章嚴飭禁役人
等每夜將囚犯分配匀稱按牀睡宿不准任意多寡
並於收封之前飭令開呈牀單該司員仍於夜深時
乘其不備親自啟封抽查如有與原單不符者即將
當值禁役從重懲辦並於每日兩次放飯及犯人出

監之時細加查問該囚犯等果有屈抑即可向提牢官當面申訴且南北兩監設有司獄八員每夜在監內輪流值宿與各監囚犯密通聲息尤爲相通如某卒人等有凌虐需索等弊不難立時舉發照例治罪辦理已極周密臣等復隨時嚴飭該司員等認真稽查不得稍涉鬆懈該御史所稱需索凌虐以及編派名目近年尚無此等弊端該司員等亦皆知勤慎當差並不至蹈玩泄之習惟是禁役人等因緣爲奸乃其慣技偶疏防範營私骫法弊即叢生應由臣等諳

飭提牢司獄各員振刷精神遵照向章嚴密查察如
實有獄卒索賄凌虐罪囚等弊即行按例從嚴懲辦
倘該管官失於稽察或別經發覺或由 臣等查出即
行照例參處以副
朝廷矜慎庶獄至意所有 臣等遵
旨查業緣由謹恭摺具
奏光緒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奏奉
旨依 議欽此

河南司光緒十二年

本部查發遣新疆人犯到配例不決杖此項免死減等改發新疆助興屯政各犯雖與尋常犯外遣不同究與內地軍流有異至該犯等尚有應追埋葬銀兩現在萬里投荒衣食所需勢已竭蹶不遑若再照例追繳更覺力有不逮該撫請將該犯等於起解時免追埋葬到配後免其決杖係為體恤罪囚並資耕作起見應如所咨辦理該撫又稱該犯等每日例應折給口糧錢十五文已飭當站各州縣除例給口糧外每

名每日捐給錢四十文如僉同妻子發配者一律接名捐給並於起解時每名捐給鹽費錢二千文在各州縣所費無多而該犯等均沾實惠並請咨行陝甘等省照辦等語所議尤屬格外矜恤俾罪犯攜同妻子遠道長行不致缺乏亦應如所咨辦理至陝甘等省能否仿照捐給本部無從懸揣相應咨行陝甘四川直隸山東山西各督撫酌量核辦並咨覆該撫可也

湖廣司 光緒四年

查律載年七十以上犯罪不合拷訊據衆証定罪違者以故出入人罪論等語細繹律意但言犯罪自不論罪之准收贖與否但言據衆証定罪自不得于衆証之外創立異議又言違者論罪是即拷訊得寔亦難勿論所以示不拷訊者尤明白無疑茲據該撫咨稱七十以上不合拷訊據衆証定罪之律係專指犯該軍流以下律得收贖之罪而言若犯係斬絞則其本罪不准收贖似不在不合拷訊之列凡年七十以

上身犯死罪逞刁不承究竟可否拷訊抑不應拷訊或已加拷訊仍難得其輸服供詞而所犯又係人命衆証僅能供其行兇情狀無從分別謀故鬬殺應如何辦理咨請部示等因　本部查年七十以上律言犯罪不合拷訊而收贖律內又言犯流罪收贖犯死罪不用此律者蓋謂犯死罪不用此收贖之律非謂罪不收贖即合拷訊也如謂七十以上犯係人命斬絞且不能寬拷訊即不為過不知斬絞在定案之後情罪既當豈能故從寬宥拷訊在未定案之先衰朽

之質自應量予矜施如必以罪之收贖與否曲為穿鑿則律無婦女不拷訊明文何以婦女犯罪照律收贖即此類參觀自可隅反至堅不承招據衆供定擬之案向應照例具奏不得率行咨結例內既云徒罪以上則死罪自不在咨結之列觀下文笞杖罪名即准咨結其義自明律例各有指歸引斷無虞錯誤嗣後承審此等案件務當虛衷研鞫反覆推究取具供証切實情詞固不得稍有枉縱尤不得任意刑求以符律意而慎刑章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直隷司光緒四年

片

奏再臣部辦理奏咨現審案件例定審限綦嚴其中有被告要證在外必須查傳對質方能訊結係旗人咨行八旗都統轉飭佐領查傳係民人禀飭五城司坊官飭役傳換惟近來該佐領差役人等於奉部文後往往藉詞稽延並不按限查傳送部迨經迭次催傳置若罔聞以致按懸莫結人犯久羈殊堪矜憫查例載刑部行文八旗五城提人限文到三日內即行送

部或人犯有他故不到將情由報明如違將該管官
參處等語是日 部現審案內應傳人證各衙門接到
咨文俱應遵照飭屬迅速查傳送部庶可及早結案
況現值清理庶獄之際尤宜趕緊辦理相應申明定
例請
旨飭
下八旗都統並五城御史於日 部現審案內傳人證
一經接到咨文即轉飭所屬迅速查傳送部不得輾
轉遲延致違成例俾案犯不致久羈無干得以早釋
而庶獄亦由此清理矣謹附片陳明具

奏請
旨光緒四年四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光緒九年

謹

奏為各省辦案刪改原供亟應申明定例以慎刑章請

旨遵行事內閣抄出山東道監察御史何桂芳奏各省酷吏濫用非刑逼取供招草菅人命請飭嚴行查禁等因光緒九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御史何桂芳奏各省酷吏濫用非刑並幕友刪改犯供薦引徒黨請飭嚴禁各摺片地方命盜各案全在承審官虛衷研鞫不事刑求方足以成信讞刑部核議罪

名以各省詳部招冊為憑若如該御史所奏酷吏非刑
逼供種種殘忍其有情節可駮者必經幕友删改送部
何以重民命而得確情著各直省督撫嚴查屬員中如
有濫用非刑者立即叅辦毋稍寬縱遇有提審要案督
同臬司親訊明確並嚴禁幕友删改犯供務得情真罪
當以副朝廷明慎用刑之意該部知道等因欽此查原
奏內稱刑部辦理各省案件全憑詳部招冊核議風
聞各直省州縣辦案凡係犯人原供其中有情節可
駮者必經刑名幕友删改妥協始行録冊送部是以

解部供招多有不實不盡部中憑冊定擬竊恐枉縱
無辜在所難免請
飭各
督撫督同臬司嚴密查察如州縣幕中有刪改犯供
一字者立即拏問從重治罪並將該州縣嚴行叅辦
等因具
奏抄出到部　查該御史所奏各情均係矜恤庶獄慎
重民命之意業經欽奉
諭旨
嚴申禁令諄諄訓誡各省自應懔遵辦理抑臣等更
有請者向例州縣辦理命盜案件犯人初次供招應

詳載揭帖不許擅自增減即臬司亦不得借簡招之
名故為刪改違者照故行出入例議處立法本極周
詳無如近來不肖州縣玩視民命偶因犯供不認即
濫用非刑逼供鍛鍊成獄迨具詳招解則又換易初
供將案內真情全行消彌冀免駁詰臣部核覆各省
案件每年不下數千起而情節相似者比比皆是不
特參觀一省之案前與後如出一轍即合校各省之
案彼與此亦多雷同其所叙供內只寥寥數語駁之
無隙實皆移情就案悉屬故套推原其故總由州縣

語習刑名者少又自顧考成任令幕友刪減供招希圖化大為小即如河南鎮平縣王樹文呼冤一案本係大夥匪徒持鎗搶刼巨案而該省原題輕描淡寫改作十人僅持刀械絕似一尋常盜案看去毫無疑竇而孰知此中隱伏差役縱盜教供頂替各重情其所列人數贓物日月無一實語也然此案得以發覺者亦賴有前撫臣涂宗瀛能破除情面據實入奏耳其餘似此消滅者又不知凡幾尤可異者各省案件扣限藉稱犯供翻異者不一而足而臬司報部之供

從未見與州縣原供移易一字該御史所稱州縣辦
案凡係犯人原供其中有情節可駁者必經刑名幕
友刪改妥協始行録報等語實屬通來錮習應請
旨飭
下各省督撫嗣後題咨命盜等案務須遵照定例將
初次供招全行載入即使解省後犯有翻異亦將所
以翻異之供另冊報部以備查核該臬司不得盡行
刪減强歸原供致令實情隱滅如有州縣聽從劣幕
刪改供招情事該督撫即行嚴參治罪以期力挽積
習臣等為申明刑章起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山西司光緒十三年

呈為咨送事准提督衙門咨送拏獲逃流賈黑子一案查賈黑子先因兩次犯竊後復竊被獲送部簽分山西司審依竊盜三犯例計贓擬流配逃來京被獲送部仍交該司歸案審辦旋據原審司員郎中阿克敦主事張聞錦呈稱該司員等前辦此案因時誤會減等章程漏未將賈黑子免其併計仍按三犯擬流現在查出據實檢舉呈請更正等因當經遴派律例館司員詳鞫核辦訊據賈黑子供云云等供查律載竊盜贓一兩以

上杖八十又例載竊盜再犯計贓罪應杖七十者加枷號二十五日又律載斷罪失於入者減三等首領官減吏典一等若囚放而還獲聽減一等各等語此案賈黑子先於光緒三年九月竊人烟袋被獲詳城刺臂四年十一月復竊人眼鏡等物被獲送部刺面枷責交縣管東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賈黑子獨竊得過路人靴被被獲送部係屬竊盜三犯計贓罪應擬流惟該犯前兩次犯竊均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

以前照章得免併計一次應仍按再犯科斷該承審

司員因減等章程罪至滿流即不准免其併計一時
誤會將賈黑子仍照竊盜三犯銀不及十兩錢不及
十千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刺發陝西鄜州安置賈
黑子因配所窮苦脫逃來京復被官人拏獲解經提
督衙門咨送到部據該司員等查明檢舉呈請更正
飭提賈黑子審悉前情研詰該犯逃後並無偷竊別
案亦無另犯為匪不法情事應即改擬完結查賈黑
子既係再犯行竊得免併計一次之犯其三次犯竊
計贓一兩以上應按再犯問擬杖七十加枷號二十

五日該司員業將該犯錯擬流罪現雖配逃來京應
免其重科所刺三犯面字並准起除交縣嚴加管束
至該司司員吏典等將應擬枷杖人犯失入擬以滿
流已決枷號人犯向照徒罪折枷科斷賈黒子應擬
枷號二十五日律抵徒一年半失增徒從流吏典為
首減三等放而還獲聽減一等共減四等亦應杖七
十徒一年半已無剩罪可坐首領官再減一等更屬
減盡無科應免其移咨吏部議處惟辦理究屬疎忽
仍由本部將書吏酌予責處司員記過示懲相應知

照步軍統領衙門可也

直隷司光緒十四年

該都統以王畛身充仵作相驗熊得山屍身受賄隱匿左肋骨折重傷訊係在逃之杜大管騎壓所致致出脫罪應擬絞正兇及捏報毒斃幾至咎永順寃抑重辟第咎永順尚未定罪招解未便科以故入未決之罪致滋輕縱將王畛依故出人罪至死者坐以死罪按照所出共毆人致死者絞律擬絞監候杜汶倉依故折人肢體例擬軍聲明杜汶倉在監病故等因具

奏前來臣等查律載凡官司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

全罪論若於罪不至全入但增輕作重於罪不至全
出但減重作輕以所增減論至死者坐以死罪註云
入至死罪已決者坐以死罪若減重作輕者罪亦如
之又因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囚自死故出入各聽
減一等又故減死罪從笞杖徒流如死囚已放者反
坐以死若未放及放而還獲若囚自死者並聽先減
去一等依律折除各等語詳繹律文凡故出入死罪
者必死囚已被獲到案經官斷罪已決已放則曲法
開脫之事已成死囚未正其當得之法故即減重作

輕亦必坐以死罪不得以非全出而寬之也至罪犯初未到官並非羈禁之囚則何所云決何所云放將來緝獲之後自可按律全科既與經官決放業已曲法開脫者不同並與未決未放必須改正放而還獲必須貼斷者有異若遽科以死罪揆諸律意實不相符此案王盻身充仵作於杜大管等共毆熊得山身死奉差相驗輒敢聽受杜大管之父杜懷忠賄囑將杜大管墊傷熊得山左後肋骨折重傷隱匿不報僅報明右臂墊傷一處杜大管按共毆人致死律罪應

擬絞其右臂一處係撘壓致傷照手足毆人成傷律罪止應擬笞三十係故減死罪從笞如果杜大管於被獲後因該犯隱匿傷痕經官決放反生以死罪何可辭惟杜大管係於未經相驗之先閧奪逃逸並非被獲後經官決放即難科以死囚已放反生以死之條查該犯故出死罪依囚未決放律得減滿流折杖二百徒一年半除已得笞三十外尚剩杖一百七十徒一年半按剩杖數至滿杖以上者用減杖加徒之法剩杖一百七十折杖一百徒一年半合併計算止

應杖一百徒三年即所得枉法贓三十兩及隱匿杜汶倉等所毆損折重傷係故出軍徒罪名均屬輕罪惟因捏報受傷後因毒身死以致無辜之昝永順幾至冤罹重辟雖昝永順尚未招解到司係屬死罪未決亦應依故入人罪全入者以全罪論將該犯於昝永順誣認斬罪上按故入死罪未決律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依律不准折徒乃該都統既知該犯故入昝永順死罪未決不能反坐以死而於故出杜大管死罪亦係未經決放遽行坐以死罪是以罪應擬流

之犯從重問擬緣首殊失情法之平且檢閱屍格熊
得山所受各傷杜大管莬傷之左後肋囟屬損折而
杜汶倉等所毆之左手左右臁肕左腳腕左腳踝等
處均已重至骨折論部位則皆不致命論其時則並
無先後而毆傷多於墊傷杜汶倉又係原謀若按原
謀共毆亦有致命重傷以原謀為首例以杜汶倉當
其重罪則杜大管並無死罪可科今乃將毆有致死
重傷之原謀擬軍而以莬傷之逃犯論抵殊不足以
成信讞罪名之生死既大相懸殊案犯之首從又未

見確鑿自未便率行定案致有枉濫覆查例載解審
斬絞重犯在途開放鎖鐐以致脫逃本犯未獲者將
解役究審嚴行監禁俟拏獲正犯之日究明賄縱屬
實將解役照所縱囚罪全科如無賄縱情弊仍照故
縱律與囚同罪至死減一等發落倘監禁已至十年
正犯尚未拏獲將解役照流犯監候待質十年限滿
之例先行發配俟緝獲正犯質明分別辦理又解役
疎脫應擬斬絞重犯審有違例雇替託故潛回情事
應照故縱律與囚同罪者如疎脫之犯案情未定將

解役牢固監候俟逃犯拏獲定罪再行照例辦理各等語是逃犯案情未定其故縱之人即係與囚同罪至死不減者亦應嚴行監禁俟拏獲正犯之日再行究明定擬翊本犯應坐之罪本可減折逃犯應得之罪又屬含糊更不得遽行問擬死罪致辦理諸多窒礙今王畛受賄匿傷故出杜大管罪名復致故入明永順斬罪未決情節固重惟按二罪俱發以重論之律既不能坐以死罪而逃犯杜大管應擬何罪非緝獲到案究問明確不能遽定應即比照解役疎脫應

擬斬絞重犯應照故縱律與囚同罪者如踈脫之犯
案情未定將解役牢固監候俟杜大管拏獲定案
再行照例辦理該都統將該犯依故出入死罪律擬
絞之處應毋庸議至該都統奏稱杜汶倉糾毆熊得
山致傷身死熊得山身受各傷惟被在逃之杜大管
騎壓致傷左肋骨折為重應以緝獲杜大管擬抵該
犯係共毆原謀按律罪止擬流惟該犯本係起意毆
折成廢熊得山被毆左右膁肕等處骨已損折自應
按例從重問擬杜汶倉合依兇徒因事忿爭故折人

肢體發近邊充軍業已在押病故應毋庸議杜懷忠杜大鎖聽糾幫毆即屬為從該犯杜懷忠復因畏罪賄通仵作王畛隱傷匿報並賄允差役郭永蔭將伊賣放查該犯兩次以財行求惟給郭永蔭制錢六十千為重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應以枉法贓五十兩滿流上無祿人減徒杖與故折人肢體近軍上為從減等擬徒罪名相等自應從一科斷該犯杜大鎖雖與父杜汶倉一家共犯第侵損於人應以凡人首從論杜懷忠杜大鎖即杜汶枝除共毆餘人罪止

擬杖輕罪不議外均應於杜汶倉軍罪上為從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郭永蕣奉派緝犯輒將罪應滿徒之杜懷忠受財故縱律應與囚同罪該犯所得杜懷忠制錢六十千按枉法贓五十五兩無祿人減等罪止滿徒並不重於故縱之罪自應仍按本律問擬郭永蕣合依應捕人追捕罪人受財故縱者與囚同罪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宗湶淦聽從杜懷忠囑託向王吟晴通隱傷過付制錢三十千計贓三十兩亦應按例問擬宗湶淦即宗洛七合依以財行求說事過

錢者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例於枉法贓三十
兩杖八十徒二年律上照無祿人減一等擬杖七十
徒一年半程秉中身充刑書隨同委員兩次檢驗熊
得山屍傷並不留心查察以致仵作隱傷捏報將律
應擬抵杜大管出脫絞罪雖訊無通同受賄情事亦
屬罪有應得查原驗熊得山右臂有整傷一處稱係
杜大管騎壓所致係被揿壓致傷即照手足毆人成
傷律擬笞三十該犯失減絞罪從笞自應按律減等
折除科斷程秉中即陳樹滋合依官吏不為用心檢

驗屍傷不實因而罪有增減者以失出人罪論失出

減五等律應於杖大管絞罪上減五等杖七十徒一

年半折杖一百四十除已得笞三十合坐贖杖一百

一十擬杖五十徒一年與杜懷忠等均至配折責拘

役該犯等事犯均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恭逢

恩旨

以前到官在後均不准其查辦熊得山誣控杜汶倉

越界伐樹並首先詈毆本干律議業已身死應毋庸

議咎熊氏京控熊陶氏與李清泉通姦謀毒熊得山

致斃訊係子虛姑念控由懷疑與平空揑誣者有間

且所控王畛郭永蕣受賄伊子咨永順無辜受累審
已得實應請從寬免議胡戚貴訊係赶勸不及應與
並無與李清泉通姦之熊陶氏均毋庸議至杜汶倉
李清泉在押身死之處業據該縣分別驗訊明確委
因病劇醫治不痊所致並無別故看役人等亦無凌
虐情弊均毋庸議咨永順訊係無辜被革衣頂應請
咨明開復王畛郭永蕣所得杜懷忠錢文係和同取
與之贓照追入官冊報無干省釋屍棺發屬領埋逸
犯杜大管飭緝獲日另結前任大閣兜巡檢直隷補

用縣丞孫原植兩次奉委檢驗任憑仵作王昣隱匿重傷致將律應擬抵之杜大管失出絞罪應照首領官減吏典一等律於刑書程東中徒一年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業已革職應毋庸議等語查程東中隨同檢驗於仵作王昣隱匿傷痕失於查察罪有應得亦應以失入昝永順斬罪未決為重合依斷罪失於入者減三等若囚未決又減一等以吏典為首律於昝永順誣認斬罪上通減四等應杖八十徒二年折杖一百六十仍照數至滿杖以上者用減杖加徒之

法應擬杖一百徒一年杜汶倉雖已在押病故仍應
俟逸犯杜大管到案究明再行定擬未便先科以罪
名所有該都統將程東中依失出死罪律減徒杜汶
倉依故折人肢體例擬軍之處均毋庸議餘均應如
所奏辦理並令飭緝逸犯杜大管務獲究報該都統
又稱云云

奉天司 同治四年

謹

奏為遵

旨核議具奏事同治四年閏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已革馬蘭鎮總兵慶錫等代父鳴寃懇請

昭雪等詞赴該衙門呈訴據稱故父耆英於咸豐八年

間派往天津辦理事件桂良等奏令回京行至中途經

惠親王等奏叅奉

旨嚴訊 又經王大臣會議具奏酌擬定為絞候詎肅順一人

辯明寃枉

單銜具奏請即正法傳奉
諭旨賜令自盡實由肅順一人妄奏所致請代奏昭雪等語
著刑部核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
惠親王等奏恭耆英辦理夷務擅自回京請將該員
訊明後即行正法一摺奉
硃諭耆英經朕棄瑕錄用委任辦理夷務乃畏葸無能大局
未定不候旨擅自回京不惟辜負朕恩亦無顏以對天下
寔屬自速其死著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會同宗人府
刑部嚴訊具奏等因欽此旋經訊取耆英大概情形具奏奉

硃批著恭親王奕　惇郡王奕　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秉公定擬具奏等因欽此經恭親王等會同詳閱親供以耆英本係獲咎之員蒙恩棄瑕錄用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効雖據供稱回京係為面陳機宜且經桂良等另片奏明並非藉詞脫卸第不候諭旨即行起程其冒昧糊塗殊出情理之外誠如聖諭寔屬自速其死惟該員究非統兵將帥且回京係恐撫局決裂與無故擅離者亦覺有間倘查律例並無大

員奉使擅自回京作何治罪專條未便僅照奉制書
故違不行及官吏擅離職役避難在逃並事已奏不
待回報而輒施行各律科罪致滋輕縱臣等公同酌
議請將耆英於惠親王等所擬即行正法罪上量予
末減定為絞監候入於情實辦理等因具奏又據肅
順因意見不合奏請即行正法奉
硃諭前據惠親王等奏請將耆英照軍法從事因命解京嚴
訊副訊具供詞復令恭親王奕　等秉公定擬茲據奏稱
耆英不候諭旨糊塗冒昧酌擬為絞監候朝審時入於情

實所擬尚無不協惟其聲叙獲咎之由殊非誅心之論不得不明白宣示耆英以負罪之員復加擢用原冀其收效桑榆於事有濟況該員陛辭時面奏力任其難看奴才造化若何似非昧良昏憒者且於四月二十七日抵津後即有寄諭令其不必與桂良等附合稍涉拘泥俾其自展謨謀作為第二步辦法朕用耆英不可謂不專保全之恩不可謂不厚及桂良等奏請令該員回京朕料耆英斷無不知之理尚恐稍掣其肘寄諭仍留津自酌辦法耆英苟有天良能無汗流浹背乎詎該員拜摺後即擅自回京藉稱

面陳機要試問果有面陳局不单銜密奏又云難於形諸
筆墨何以接奉留津之旨又匆匆具摺試問摺供之外尚
有何機予屢次瀆請不過為一首領計況該員供摺內非
盡無可採之話未深悉底蘊者尚覺情輕法重不知所説
辦法朕與諸臣早經議及况出諸他人則可出諸耆英之
口則不可何則蓋耆英乃局中之人既有所見自可施為
豈有同辦一事不能補救於事前徒有成説於事後若謂
該夷所忌懲辦正墮詭謀蓋耆英藉茲自白乃心不徒盡
滌前愆且欲諉過於人居心尤不可問自料擅離差次譏

止罷斥正遂其身謀優游於家久蒙知遇忍出此耶且跡其心匪特此也同桂良花沙納商允照會相對泣於窓下朝不知夕死不聞其恪遵前旨另設良圖迨去津時與花沙納云恐此去人心惶惑作為因差暫離津郡抵通接奉寄諭又不聞赶緊折回抽身惟恐不速等朕旨於弁髦處處巧詐有意欺罔即立與駢誅百喙奚辭惟惠親王等原係未免過重即肅順所奏仍擬正法亦未為是朕之交議正因其罪重欲廷臣衡情酌斷暴白於衆若仍予正法何必解京又何必定擬且謂其苟延歲月倘以病亡獲保首領

比擬更屬不倫此乃盜案內斷語難妄加諸耆英朕數日

詳酌欲貸其一死實不可得即照奕　等所擬朝審時必

予勾決尤覺不忍棄之於市不得已思盡情法兩全之道

著派左宗正仁壽左宗人綿勳刑部尚書麟魁迅即前往

宗人府合耆英看朕硃諭傳旨令伊自盡以示朕飭紀加

恩之至意欽此欽遵在案茲據已革馬蘭鎮總兵慶錫等

以代父鳴冤懇請昭雪等詞赴都察院呈訴經該衙

門奏奉

諭旨著臣部核議具奏臣等檢查原案耆英因辦理夷務

獲咎先經惠親王奏參即行正法嗣經恭親王等遵
旨定擬
量予末減定為絞監候入於情實肅順因意見不合
仍請即行正法查肅順原奏所稱苟延歲月倘以病
亡獲保首領等語措辭不倫業經欽奉
硃諭斥駁伏思
文宗顯皇帝飭紀加恩不忍棄之於市思盡惜法兩全之道
賜令著英自盡
聖訓煌煌久經垂示所有慶錫等代父懇請昭雪之處臣等未
敢擅議再此案於閏五月初十日文出到部合併聲

明謹恭摺具

奏請

旨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前因都察院奏已革馬蘭鎮總兵慶錫等為伊故父

耆英鳴冤死由肅順激怒妄奏請代奏昭雪一摺當經

降旨交刑部核議具奏茲據該部奏稱耆英因事獲咎

先經惠親王等奏恭正法嗣經恭親王惇親王會同大

學士六部九卿遵

旨定擬量予末減定為絞監候入於情寔肅順因意見不合

仍請即行正法
文宗顯皇帝飭紀加恩不忍棄之於市
賜令耆英自盡
聖訓煌煌久經垂示所有慶錫等代父懇請昭雪之處臣部
未敢擅議等語此案耆英以獲咎大員經
文宗顯皇帝棄瑕錄用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稱乃因桂
良等奏請令該員回京耆英不候
諭旨擅自折回冒昧糊塗寔屬自速其死我
文宗顯皇帝博採眾議權衡至當僅於賜死思盡情法兩全

之道所有慶錫等呈請代父鳴冤懇恩昭雪之處業據
刑部查明原案覆奏著毋庸議惟肅順因意見不合輒
單銜奏請即行正法原奏內稱苟延歲月倘以病亡獲保
首領等語措詞不倫肅順當時無非欲藉以攬權立威
使朝臣莫敢誰何以遂其罔上行私之計業經欽奉
硃諭駁斥肅順亦因另案正法肅順之子著不准其出仕以
昭炯戒欽此

江蘇司 光緒四年

査例載各省督撫奉

旨發

交審辦以及民人控告官員各案俱令親行研審不得僅委屬員承審其餘上控之件原問各官有抑勒畫供並書役詐賍舞弊情事即發交司道審辦概不准復交原審官並會同原問官辦理倘有應親提而委審或應親提委審而發交原問衙門者嚴參交部照例議處等語茲據該御史奏稱詞訟皆宜親自審訊京控案情重大尤當悉心研求臬司並不親提仍

委府局則迴護瞻徇之弊自所不免近來結案或云
懍兢誤控或云事出有因顢頇了事幾成千手雷同
雖其中不無健訟之輩而民情畏法者多非寔有沉
冤誰肯自投縲絏臬司于奉
旨親提之案並不親提於民間冤抑不為伸理非所以勤
職守京控之案必皆曾經府廳令交原問是錮之于
不得平反之地而欲以杜京控之來尤非所以清訟
源臬司任重職崇豈皆玩視民瘼應請
旨飭部將京控案件專責臬司親審不得再委府局並責

成督撫稽查一併嚴議章程編入則例等因奏奉

諭旨着ㄖ部議奏ㄖ等查京控案件均應親提審辦不得發交原問衙門定例本極周密各省督撫如果認真辦理獄訟自然止息何至赴京控訴之案層出不窮其中逞刁健訟者固不乏人而寔在負屈含寃者亦所不免総由該地方官玩視民瘼于訟案漫不經心任意積壓奸胥蠹役因之從中作弊刁難勒索無所不至一經上控仍復發交原問州縣審辦該州縣自顧考成每多廻護不為伸理小民寃抑莫伸不得不

來京呼籲迨發回本省後臬司並不親審輒委府局

提訊承審之員率多意存消弭於原告所控各情審

定者十不得一而又不能遽坐以誣告之罪往往曲

為調停非以為事出有因即以為懷疑誤控僅擬杖

責遞就完結屢經　部駁令覆審終未能破除積習

獄訟滋多寔由於此該御史所奏係為清訟源慎重

刑獄起見相應請

旨飭

下各省督撫於民人上控之案核其情節之輕重分

別親提發審認真懲辦倘查有違例仍發原問官辦

理情事即行嚴參照例議處其京控交審案件無論
奏咨均應由該省督撫嚴飭臬司親提審辦寃則立
予昭雪虛亦按律坐誣無得含混了結致涉遷就庶
寃抑不至莫伸而刁風亦可稍息矣至京控交審並
上控各案分別親提及發交司道審辦不得復交原
問衙門定例層層周密已極詳明無須另議更張該
御史請嚴議章程編入則例之處應毋庸議所有臣
等遵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

陝西司 光緒八年

查辦理京控案件如實係刁民聽唆妄告原應從嚴懲辦然必將所控情節俱已詳審明確實係虛誣方可按例科斷若原控俱係有因被告多未到案徒恐其赴京具訴坐罪原告豈得謂之平允況控關縣官違章科派丁役倚勢索詐尤不應稍涉徇庇含糊定擬致使小民負屈莫伸本部詳核案情該縣既地當孔道往來差務繁多即使實支實攤小民已賠累不堪乃向來各里甲總於正項差徭而外復攤派紅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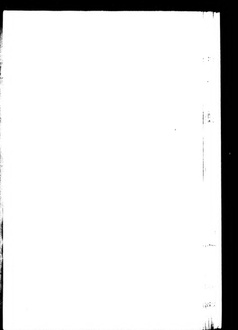
銀兩每年至一千餘兩之多並各里每年給書差錢文名為茶果錢由各甲總彙收送交是此等名目本係不肖甲總勾通差役網利之端經張桂芳故祖張時中於咸豐二年京控後奏奉

諭旨飭行裁革闔邑紳民刊刻碑記豎立縣前自應永遠遵守以紓民力今該縣沈家楨修理衙署斷不至損及署外之碑即使實係毀壞亦當在原處建豎修立何以張桂芳屢次稟請仍遷延不立及至上控後始移立於城隍廟若非該縣違章加派以滅其迹即係差

役故行損壞冀復陋規該原告所控呈詞內稱該縣勒徵加倍攤帮及門丁秦姓差役水二焦林焦四攔拏索詐等情恐未必盡屬於虛該撫並不從嚴參辦乃謂該縣沈家禎並未加徵其使錢民隔縣領賑則謂係通融辦理在該省置買地畝則諉為出伊疏族至門丁秦姓則稱沈令卸事無從查傳差役焦林則稱早經斥革不知去向到案之焦四水二則稱與該原告素不認識含糊了結獨以該原告聽算卦人言代作呈詞問擬城旦無論被告半未到案不應坐罪

原告王該原告在該省已屢次稟控並非不曉事理者獨至京控反輕聽過路算卦人之言牽扯素不認識之人逮延致涉自取重咎似非情理所有況該原告京控重在該縣毀碑加徵既已事出有因則該丁役之攔拏案非皆屬勢所必至乃以未到案者諉為無從查傳已到案者稱為素不認識豈非曲為開脫如謂該原告列控事不干己多款即量予準情亦無不可乃取一莫須有之人為首將該原告以為從坐非辦法更屬罕見推原其故無非因該犯一人赴京

其訴稍加懲創人恐其不甘復控故擬徒留養調停
完案似此辦理詞訟或足籍制民口第恐不肖州縣
興不法衙蠹從此無所顧忌額外橫攤加派而民生
將益重困殊非懲貪除暴之道本部礙難率覆應令
該撫另委幹員究明確情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辯明冤枉

湖廣司 光緒八年

查此案王明南因姦砍傷覃章浩弟妻王氏身死該縣王幹勳既已驗屍填格則命案已屬實情自應赶緊辦理方昭慎重乃遲延不結將正兇王明南交保病故反斷令覃章浩出錢爲王氏超薦因覃章浩不遵並押令追繳及覃章浩京控後飭提人卷該縣又挪改日月揑詳種種悖謬妄爲實出尋常情理之外若非覃章浩赴京具控則該縣之顛倒舞弊該管上司終不能知吏治廢弛可謂已極且近年該省京控

案件日見其多或謂係民情刁健觀於此案則知由
州縣官聽斷糊塗釀激而成者居多豈盡可歸咎於
民乎再查此案前次該撫出咨之日與該撫等奏參
知縣王幹勲俱係光緒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何以咨
內仍稱挪攷日月應議職名係石門縣知縣王幹勲
相應開報等語且王幹勲奉
旨革
職後亦未抄錄原奏咨部殊屬疏漏嗣後該撫總應
嚴飭所屬於民間詞訟認真秉公辦理再有似此不
肖州縣即行從嚴參辦以清吏治而息訟端相應咨

覆該撫並知照吏部暨步軍統領衙門可也

辯明冤枉

湖廣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不應爲而爲事理重者杖八十等語此案李貴於伊無服族兄李滿遣令作抱京控訊由外貿甫歸不知案情且係迫於族兄之命所控各情亦均未指實贓証無憑反坐惟不察明虛實輒行冒昧具控自應酌量問擬應如該署撫所奏李貴應酌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事犯到官在光緒七年五月十四日

恩詔以前所得杖罪應予援免至李滿原業係在崔氏家傭工並無主僕名分嗣見崔氏獨自赴廁趕向調戲

用手攔抱崔氏喊嚷跑避經其夫兄妻羅氏聽聞趕
視李滿逃避崔氏氣忿莫遏取刀自抹咽喉身死將
李滿審依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擬絞監候應
入光緒五年秋審情實之犯該犯畏死情急逐捏崔
氏係被崔聘臣等逼脅改嫁感遇邪祟自萌短見該
犯是日與楊一同房住宿實未調戲並捏砌丁胥賄
串舞弊各情繕就呈狀遣令族弟李貴作抱來京赴
都察院具控於光緒五年六月奏奉
諭旨交該省巡撫督同臬司審辦旋據該撫奏明於秋審

册內暫行扣除該臬司既經送犯提犯與屍親人等訊明所控各情均係希圖翻案緩死並無冤抑自可無庸查傳業經詳訊亟應速行審辦俾例應勾決之犯不致久稽顯戮乃任聽案犯有曾與楊一同房住宿之語因楊一未到不肯輸服勒差關傳延擱四年之久直至犯已病故後始以勒傳楊一到案含糊入奏尚復成何政體且以情實之犯瘐斃在獄未能明正典刑其何以懲淫兇而維風化該臬司於奉旨交審要案未能迅速審結任意遲延致犯瘐斃實屬咎

辯明冤枉

無可寬稍應請

旨交吏部查取職名照例議處以警玩泄而重刑章所有

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

江西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命案如屍親寔係逞刁妄告原應懲辦若承審官受囑袒護被告牽將屍親違例覊押斃命即應從嚴參劾豈可稍涉徇庇致小民負屈莫伸本部詳核案情曾和貴與曾傳受爭取樹秧事屬細微如無逼迫不堪重情何致遽爾輕生曾和貴年已逾七争鬧時衣褲均致泥污其為被曾傳受恃强毆跌情已顯然該州韓懿章不向曾傳受究問寔情反將屍姪曾洪才看押若非有人為曾傳受關說該州豈肯無

辯明寃枉

故如此顛倒凫妻曾嚴氏遣夫堂姪曾象文以生員
曾麟瑞串通娶該州婢女為妾素常唆訟之曾穆為
曾傳受賄囑撥寃等情上控該上司如親自提問或
另委賢員審理該州弊竇何難立敗乃仍交該州訊
辦該州非特不傳曾穆等質對又將曾象文押斃可
知曾象文所控盡係該州陰私該州得曾象文而甘
心固屬勢所必至曾象文屍身既未相驗原稱係丢
入縮籠斃命恐非虛語承審各員延擱將屆二年並
不切實根究謂曾和貴泥污係追赶自行失跌謂曾

象文押甦係屍親呈免相驗曾麟瑞等之關說則謂係屍親央係未允潘文華等之得賄則謂係過付出外未交而於該州妄押屍親無一語議及似此京控重案如此顢頇辦理不肖州縣尚復有何顧忌近年京控之案半由州縣聽斷乖謬激釀而成該州控案層見迭出劣迹尤屬昭著尚復姑容不參吏治安得不壞至候選教職曾穆前於溫敦陳京控案內有與該州韓懿章往來勸賄等情經本部駁令覆審尚未據咨覆此案又有曾穆與門丁往來説賄曾穆娶該

州婢女為妾既係寔有其事其平日交通鑽營唆訟
即可概見謂曾穆轉娶自別人未免曲為隱諱况曾
穆控案纍纍明係衣冠敗類竟予免議殊不足以昭
懲創案關污吏劣紳串結害民本部未便率覆應令
該撫另行提訊嚴加叅辦迅速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河南司 光緒九年

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光緒九年八月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光祿寺少卿延茂奏敬抒管見一摺各直省問刑衙門承審案件自應虛衷研鞫以持情法之平何得草率定擬致有失入情事若明知案情未確或迴護原審或規避處分以致冤及無辜尤屬不成事體嗣後著各該督撫督同臬司於人命重案悉心推勘以期無枉無縱

辦 明寬 柱

具所請現辦各案如有失入情節准其奏明更正寬免
處分之處著刑部議奏等因欽此臣等遵即檢閱該少
卿原奏內稱近日各省所謂能幹之吏率多武健嚴
酷之才視民命如草芥如四川東鄉之奇冤江南三
牌樓之失入河南王樹汶呼冤可為往鑒雖
朝廷或特派使臣或提交刑部持正平反而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況此外之無可控訴未經糾參
抱痛沉冤於九泉者正不知其凡幾也干天和而召
災祲未必不由於此奴才愚以為與其平反於失入

之後何若矜慎於聽訟之時應請
旨飭交各疆吏督同臬司於現辦案件有關民命者悉心推
勘如有失入情節勿稍廻護准其奏明更正仍
加恩寛其處分如不肯平反始終固執經旁人參奏得實
即治以欺罔之罪等因查臣部核覆各省命盜案件
每年不下數十起臣等均逐件詳閱遇有關係民命
如案情稍涉可疑者即隨時駁令覆審各該省果能
虛衷研鞫將駁審之案無論失出失入訊得實情據
實平反檢舉更正處分自可邀免無如近來不肖州

縣玩視民命多係草率從事該管上司不肯認真詳
細推勘非巧為彌縫即多方掩飾其能平反更正者
百無一二而固執原擬者則比比皆是推原其故總
由各該督撫徇庇屬員廻護原審其尤甚者明知案
情實有冤抑即據實更正處分亦輕以為與全省局
面有礙終不肯自認錯誤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即如
河南鎮平縣王樹汶呼冤一案始而迭經御史叅奏
該省仍敢飾詞覆奏入人死罪繼而奉
特旨
提交臣部審辦該前撫李鶴年猶復強詞嘵嘵置辯

希圖搖惑衆聽顛倒是非在已經發覺者平反尚如此其難其餘未經發覺者更必任意消弭安望其自行更正耶該少卿所奏命案有失入情節准其更正寬免處分係為矜恤民命力挽積弊起見第此等情節亦有區別有下司自知審辦錯誤稟請更正則承審官處分自可寬免如係上司查出更正原審官豈能免議倘在具

奏以後更應請

旨遵辦此時礙難預定相應請

擬 明 寬 枉

旨飭下各省督撫嚴飭所屬嗣後審理命盜等案務須詳
細研鞫果係情真罪當毫無疑義者詳叙供勘招解
該臬司亦應親提覆審如情罪不符或實有冤抑者
即立予平反不得稍涉廻護總期無枉無縱俾成信
讞倘有規避處分致有冤及無辜等情亦即嚴行參
辦如能據實更正應由臣部臨時移咨吏部酌核辦
理所有臣等遵
旨議奏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光緒九年九月初二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司 光緒九年

查廖章富京控廖新彩等毆傷伊弟廖咸中身死等情既據該督審明廖咸中實被廖新耀毆斃是廖章富控告人命重事業已得實自應如所咨辦理以免拖累惟檢查廖章富京控原呈有祇押新耀一人顯預了局等語是廖新耀早已到案乃該督咨稱於光緒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廖章富因京控遞送到省而拏獲廖新耀亦在是月二十一日即於二十八日監斃無論獲犯不能如此巧值瘐斃不能如此迅速且

廖新耀如果挐獲在後則廖章富京控更必以不挐正兇為詞何肯謂紙押新耀一人顯有挪改日月情弊尤不可解者所叙廖章富此次供內稱廖章富因廖新耀毆死伊弟獲案監斃未能按律辦抵心不甘服赴京具控等語是廖新耀監斃又在京控之先顛倒錯謬出人意表盖承審各員祇圖揑叙供詞含糊了案而忘前後措詞自相矛盾况日月既有參差案情必多隱飾似此消弭京控殊屬不成事體應令該督另行確切查明據實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直隸司 光緒拾年

查審理京控案件如實係刁民無端健訟原可從重懲辦若情節稍有可原即不得遽行比擬入人重罪致滋寃濫況控闔官吏格外科派尤應嚴加禁革以紓民困詎可任其殘民以逞而使閭閻受累無窮此案張明清因曲周縣襍項差徭向有舊章咸豐十一年賊匪竄擾縣城失守衙署案卷被焚向各鄉地保查明舊章派辦僅止縣屬南北於町陳家庄三村屢被水災免派差徭止辦接遞往來人犯追後沙炒寨

相公庄二村亦因地多淤灘又易灾澇情形困苦經
該村懇免裸差有案張明清欲將常有往來大道村
庄應辦差徭亦仿照南北淤町陳家庄沙炒寨村相
公庄五村一律免派止辦接遞人犯與弟張連生商
議囑張連生將王進才宋飛瀧楊萬里司鴻鎰李先
長王鎔然王培興均邀至家內向告情由意欲在各
村庄歛錢將兵書呈控王進才等均冀免差即各應
允每人先措與張明清京錢五千文帶作盤費張明
清即抄寫前三村免差碑文並將碑文上三村字樣

改寫各村添砌兵書楊洛榮擅改舊章增收差錢等詞赴藩司呈控批縣查得楊洛榮早經告退病故並無擅改舊章增收差錢各情事將張明清責懲詳銷嗣張明清起意復控仍以前情囑張連生出名赴藩司將兵書侯洛齋呈控批回訊係捏控將張連生責懲詳銷張明清與張連生心總不甘起意赴京翻控向王進才楊萬里司鴻然李先長傅楊院李清房張楨張文興王培興告知情由囑王進才等添邀數十村共計一百六十村庄張明清與張連生並王進才

辦明寃枉

楊萬里司鴻然歛錢不記數目仍以前情囑張連生
出名赴京在惇親王前攔輿呈控發交提督衙門訊
供送部咨解回直行司飭府委員審明盡屬子虛當
將張連生酌擬杖責因恐張連生藉詞迭控不休酌
減遞犯差使以示體恤而杜刁訟其餘差徭仍舊辦
理甫經詳銷張明清因見遞犯紅差已免一半思圖
全免隨與宋飛瀧楊萬里商議又在各村歛得京錢
一百餘千仍以前情並捏砌差役李淮杜三至村狐
假虎威驚恐司鴻然殞命委員勒結等情與王進才

等赴京在惇親王前攔輿呈控發交提督衙門訊供解回該署督以該犯張明清迭次赴省赴京捏告係因圖免差徭漁利起見並非與侯洛齊挾有仇嫌起意誣告編查律例並無圖免差徭歛錢搆訟作何治罪專條惟核與刁民約會抗粮歛錢搆訟之例情形相似第該犯係藉案圖免差徭與約會抗粮平空搆訟者尚屬有間將張明清比照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頭逼勒平民約會抗粮聚衆聯謀歛錢搆訟為首斬立決例上量減一等擬以滿流該犯聚衆

歛錢至一百六十村之多並迭次捏詞翻控情節較
重應酌照向辦成案發新疆種地當差仍照例改發
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到配後加枷號三個月張連生
王進才宋飛瀧楊萬里均於張明清遣罪上減一等
各擬滿徒聲明王進才宋飛瀧業已在監病故等因
具題臣等詳核案情張明清等迭次以該縣書吏增
添糧差錢文京控該工司並不照例親提仍交該縣
訊問試思百姓所控之人既係縣中吏役所控之事
又係該吏等利藪今使該縣自行訊辦而望其破除

情面為小民除弊實必無之事該縣於咸豐十一年失守案卷被焚無所查考嗣後每畝地竟加派禳差錢一百文合縣計之每年數逾巨萬本屬過多該縣沙炒寨等村先後既有免差章程此沿河一百餘村困苦相同似亦可照辦如謂情形不一未便盡行豁免亦何妨將禳差錢量為酌減以示體恤乃因張明清等初次京控僅免紅差一半查紅差為犯人過境之費為數甚微雖有免之名而小民受累禳差仍屬如故即因此項差錢該縣上下分肥已久一奪其利

恐另生獘端則照該縣初次詳辦將原告擬以酌責
發落已足示懲乃此次怠比照刁民假地方公事強
行出頭逼勒平民約會抗糧聚衆聯謀歛錢構訟之
例問擬遣戍殊不思重役剥削係人人切己之害何
得謂之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彼此同病連名具呈
何得謂之逼勒平民聯謀聚衆徭役輕重由官攤派
與正供定數不同何得謂之糧赴京具訴莫圖輕減
與不服追喚迥異何得謂之抗即各村出錢帮助盤
費在懦弱者忍死吞聲不敢自明得數人為大衆出

力則被之出錢實由出自情願又何得謂之欵錢構訟案情與例意種種不合今以笞杖之罪援比大辟之條名為比照量減實則含糊加重且張明清此次京控情節與張連生前控大略相同彼既問擬兩責此則科以外遣同罪異罰吏屬自相矛盾況案內被控之吏役侯洛齊李淮杜三皆在縣盤踞安逸坐待並未稍受拖累而旬日之間即將原告王進才宋飛瀧在監押斃其被李淮杜三下鄉嚇死之司鴻魁吏無論已死者既含冤莫伸復將生者投諸遠徼似此

辦理京控或足措民之口實不足服民之心更恐從

此不肖州縣憑依衙蠹橫征暴斂益無忌憚於民生

關係實非淺鮮辦理既多不合引斷又未允協臣部

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核例意另行妥擬到日

再議

直隷司光緒十年

本部詳核案情董玉峰家被賊强劫將伊父拒殺身死若非實知王良係屬窩主詎肯不憚拖累屢次上控京控以求為伊父伸冤王良若非强盜窩主何以王鎖陳少堯等被劫數案夥賊均供係該犯窩留且在該犯之弟王七家業已起獲董玉峰家贓物其為此案窩主已無疑義即刑書倪錫珍趙學純若非得受王良賍物何肯互相顛倒案卷將該犯朦混保釋且王良數年之間或被事主告發或被夥賊供出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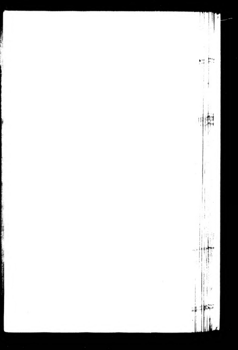
計五次之多該犯兄弟親戚亦多係賊黨該犯屢次到案屢次改名並使伊弟王慶昌充投案均以飾詞狡脫明係一積年巨窩該督既經提津審辦即應澈底根究嚴行懲辦以遏盜風而儆衙蠹乃承審各員輒憑串飾供詞將舞弊之書吏倪錫珍等謂為一再致誤僅分別問擬杖徒已屬曲為開脫至將王良解至靜海縣歸另案訊問殊不思靜海乃王良充當捕役之地與該衙門吏役必係一氣更不知若何肆其詭譎以圖卸罪總之現在盜風日熾該省乃

京畿重地搶刦巨案層見迭出良民幾不聊生推究其故皆由於盜賊窩主與吏役互相勾結官不能捕即有時捕獲吏役亦必設法縱放一則圖得盜匪賄賂一則恐被將已供出始而享賊之利繼而受賊之制終且舞文以脫賊之罪此案即其明証無怪該省盜案於真正窩主捕獲者十不得一也應令該督先就董玉峰一案將王良再行嚴鞫如能得其確供即可明正典刑以昭烱戒庶此案寃抑得伸亦免巨盜終漏法網相應咨行該督妥協辦理作速報部刻日再

議可也

廣東司　道光十九年

本部查竊盜勒贖擬流一項例係不論贓之多寡其情狀較計贓擬流之案更屬顯著若進竊八次罪應擬軍之犯本不解勘設內有勒贖之案若因其勒贖輕罪轉令解審未免輕重失序該撫咨請一體咨請免其解勘係屬刪繁就簡起見惟本部前次纂例時未經議及未便批咨準行添入應俟修例時將原定章程酌加修改纂入例册進
呈後再行咨行各省遵辦可也



廣西司 道光二十年

刑部謹

奏為日部應行扣除具題事件漏未扣除現經該司查

明檢舉據寔具

奏事竊照廣西巡撫梁 題報崇善縣江州土人黄恒

補等共毆韋廣清身死一案經該撫審將黄恒補依

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監候並將帮毆

之黄恒正依餘人律擬杖一百等因具題於道光十

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刑科抄出到部日部查核情

罪均屬相符應行照擬題覆經該司員等繕具題稿送臣等會同都察院大理寺閱畫旋於本年正月內覆據該撫以該犯黃恒補審寗發回中途脫逃奏奉

諭旨將飭差不慎之州縣官交部議處仍照例勒拏逸犯黃恒補務獲究辦等因欽此經臣部恭錄

諭旨行文該撫欽遵辦理在案彼時黃恒補原案尚未具題而案內正犯既已在逃餘犯又罪止滿杖自應改咨完結毋庸具題乃該司承辦司員未經查明扣除仍照該撫原題於四月內題覆係屬疏漏今據自行

査明彙請檢舉相應據寔奏
聞並請將前次題請將黃恒補擬絞之案俯准註銷俟將
來廣西司獲黃恒補審擬具報到日再行核辦至臣
部廣西司承辦司員於應行扣除具題事件屬未扣
除雖現據自行檢舉究屬疎忽應請交部照例議處
除業將此案遺漏扣除緣由咨行該撫遵照外所有
査明檢舉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
請
旨

福建司 道光二十四年

刑部謹

奏為遵

旨再行核議具奏事內閣抄出閩浙總督劉 奏閩浙兩省洋盜案件請仍就地審擬正法一摺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奉

硃批刑部再行核議具奏欽此查前據閩浙總督劉 奏稱閩浙兩省盜案均須解省訊鞫各屬離省遠者數百里或千餘里又有長江大海高山險灘之阻易致

刑律斷獄下　有司决囚等第

誅脫獲解兵役需費不訾且各衙門節節審勘非一

時所能結案各犯在省正法犯事地方並未目覩不

足聳觀聽而警愚頑請將閩浙兩省盜案除福州杭

州兩府仍照舊辦理外其餘各府州屬即令該州縣

訊供通詳按擬解府院司接到詳文遴委在省或鄰

近之明幹道府一員會督該府覆審即由委員與該

府加看詳咨臬司覆核轉詳督撫查明情罪允當即

將例應斬梟之犯解回犯事地方正法仍查照舊章

分別題奏其罪應斬決及遣徒之犯俟奉到部覆飭

令就近處決起解等因經臣等以人命至重生殺之
權豈得諉諸屬吏該督欲將解省親訊之例改為委
員前往督審定案雖覺便捷第此例一開恐地方官
恃無上司覆訊於重大之案草草了結流弊不可勝
防等因奏駮在案茲據據該督奏請除陸路盜案多
由各該地方官自行弋獲審辦或恐有妄拏消弭等
弊請遵照部行仍照舊制辦理外至於洋盜案件則
部駮各節皆無足慮請將閩浙兩省洋盜案件除福
建福州府之案仍是提省外其餘各屬均就地審擬

正法以示懲創等因具

奏前來日等查該督所奏各屬辦理洋盜案件由省委員前往督審詳咨臬司轉詳督撫核明即行正法不復招解督撫親勘辦理非不簡捷惟

國家設官分職綱紀攸關職分之大小各殊即事權之輕重迥判各直省辦理命盜及一切死罪人犯該府州縣審擬後必招解臬司審明轉解督撫親勘然後

題奏法制周詳具有深意其間非無道途之遼遠解審之煩難與翻供提質之揩遲拖延而遵循日久無

敢輕議變易者誠以刑法居六典之一而刑入於死尤五刑之最重人命所關不容輕忽是以層層勘審不厭其詳即如刑部現審斬絞人犯承審司員並非一人本部堂官亦皆公同審閱較之外省州縣以一官辦一案者其詳略為何如然猶必法司會審乃為獄成參聽之義自古已然若以斬絞重犯僅委之屬吏而督撫臬司竟不親勘則輕重相維大小相制之謂何至該督以軍流及命案徒犯並秋審重囚應解省審鞫者凡離省較遠之處近俱改為巡道就近審

辦又臺灣府屬一切盜刦叛逆等案均由該鎮道審
擬奏辦引此以為變通之處不知軍流及命案徒犯
絞斬絞人犯罪名生死懸殊即秋審重囚亦係督撫
親勘已結之案與未經定案者不同固不得强為援
引至沿海州縣均係內地所有招解案犯既有兵役
管押經過地方又有丁差獲送如果僉派妥慎何致
有疎脫之虞即寫遠之區不過千里總可刻期至省
與遠隔重洋之台灣情形廻不相同豈可舉以為例
該督又謂屬吏所詳未協上司一覽了然勢必嚴加

駮詰即如刑部於各省題咨之案並未親提然遇情
有可擬罪或未當無不明切指駮以此類推上司之
於屬吏何獨不然不思刑部核覆外省題咨案件皆
督撫臬司曾經勘審之案然亦惟罪名未協情節支
離者得以隨案指飭設移情就例彌縫入理但就紙
面推勘亦復何從指駮若以例應親勘之督撫等於
核覆之刑部職守迥殊更屬曲為牽引至該督謂閩
浙洋盜近年愈甚皆由向來緝獲盜犯均係在省處
決窮鄉僻壤絕無見聞無知之徒多為奸徒所誘若

改就地審辦則各犯就戮之際人情聳動盜風可期漸戢等語臣等竊以弭盜莫先緝捕除惡務淨根株不患盜賊之多而患捕盜之不力但使督撫大吏果能嚴飭州縣不分畛域有犯即擒不使一名漏網則奸徒無托足之區愚民又何從被其誘脅該督徒欲藉就地正法以期漸戢囂風殊非探本之道即如台灣洋盜何常不在該處處決而今日之盜風仍未衰息即其明證總之無關輕重之條尚可改易而歷久遵行之法難議變更今該督議改舊章不過圖省招

觧之小費而因此驟棄制防玩視人命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况此一開沿海各省必皆紛紛効尤援以為
請勢將
國家二百年之成法率因小利而輕於變易殊非慎刑
立法之初意所有閩浙兩省洋盜案件應仍解省勘
審以符定制該督所奏由省委員會審不必解省之
處應仍毋庸置議所有臣等再行核議緣由是否有
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謹

奏為應入秋審情寔斬犯謹會同酌擬變通辦理請

旨遵行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前准護理江蘇巡撫郭柏蔭題上海縣客民張

沭金致斃法國巡捕巴隴身死一案同治五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緣張沭金籍隸南滙縣向在上

海金利源洋棧充槓煤夫頭租住洋八房屋同治五

年正月二十一日夜張淮金同謝阿鬗並金狗瞿洪在房鬨竹牌賭博三更時分法國巡捕巴攏推門進內拏取桌上洋錢兩元並將張淮金毆打張淮金向奪洋錢互相扭結張淮金掙紮不脫順拏尖刀恐嚇巴攏不放將張淮金扭出門外張淮金喊救並用刀嚇戳致傷巴攏臉上有不知姓名之老火聞喊携刀趕至砍傷巴攏臉上有劃傷其兩手謝阿鬗用竹損毆打巴攏頭上並未成傷巴攏鬆手倒地亂滾喊叫張淮金慮有外國人聽聞趕來幫護一時情急起意

致死滅口即用刀向巴隴砍戳致傷其頂心顖角腦後咽喉項頸等處詎巴隴當即殞命張淮全慮恐破案起意棄屍滅跡商令謝阿罄老大全狗帮同將屍抬棄河灘轉回巴隴所取洋錢經張淮全拾回各散經該縣訪聞並據地保同法國巡捕報驗審供不諱該護撫將張淮全依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處決謝阿罄依故殺案內兇犯起意棄屍聽從抬棄之人無論在塲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律不失屍滅一等例擬杖九十徒二年半逸犯老大等緝獲另結

等因具題經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照擬核覆題
結在案茲據法國蘭使先後函致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聲稱已寵一案延有年餘並未將兇身正法經上
海總領事官迭次催問道縣迅速辦理該道縣以京
都未來文書無從遵辦推阻此案起於去歲正月間
延緩至今事關兩國案件應存兩國和好之忱必須
於定例之常經稍從權變方顯友誼之篤應如何權
宜辦理之處希即見覆等語當經總理衙門一面將
中國定例詳細函覆法使蘭盟一面行查上海通商

大臣去後乃法使蘭盟因從前上海道縣有未奉總理衙門文書無從遵辦等語該使遂疑此案未能速結之故係由總理衙門有意推諉屢次投遞總理衙門信函狡辯經臣奕　等據理駁斥該使總屬懷疑復遣該國所稱之水師提督羅淑亞至總理衙門聲稱此事必須迅為辦理伊等已通知該國兵船前赴上海此刻專候京中定局否則自行辦理等語肆意咆哮正在彼此相持之際適於本月十四日接到曾國藩覆文據稱此案業已審明擬抵其該犯正法必

俟本年秋審奉
旨勾
決尚因中外交涉事宜必須速結應由總理衙門會
同刑部另擬專條奏明通飭辦理等因臣奕　等以
比事定制攸関雖據曾國藩稱有會議速結辦法猶
期力爭一分庶幾挽回一分復經再三辯駁剛柔互
用而該使置若罔聞勢幾決裂不得已臣等會同公
商伏查此案從前上海道縣以未奉總理衙門文書
相推而曾國藩現又有會議速結之請雖係非該國
已經在彼挾制肆鬧所致因查此案照中國例自應

入於情實俟秋審時

予勾惟該使既如此懷疑而曾國藩亦意在會議速結且等詳加體察外國人性情狡悍倘致決裂彼果自帶兵船往辦即不另滋事端已屬不成事體不若即照曾國藩之意通融速結尚可籍全體制况張洸全一犯係業已擬斬應入情實

予勾之犯即或稍事變通辦理亦只提前日期於案情並無出入可否將此案張洸全一犯提前即行辦理以期速結之處擬合奏明請

旨知道欽此

旨如議欽此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奏奉

奏請

俞允臣等即行知上海大臣遵辦未敢擅便謹會同恭摺具

旨如蒙

直隸司　同治七年

查律載有司於獄囚始而鞫問明白繼而追勘完備至死罪者在外聽督撫審錄無冤依律議擬斬絞法司覆勘定擬奏聞又例載內外問刑衙門審辦案件鞫獄官詳別訊問務得輸服供詞毋得節引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之律遽請定案各等語茲據該副都統以拏獲巨盜董玉春郭義林即郭萬林曹敏達李才張平等五名惟董玉春一犯供認騎馬持械搶擄屬實其郭義林等四犯熬審堅不吐實並無一語查郭

義林素平豪橫刁惡打刦行旅曹敏達係盜首曹敏
士堂兄平素隨同搶掠聚黨擾害李才亦係曹敏士
夥黨隨同搶掠窩藏賊匪張平强霸良婦姦污拐賣
騎馬持械打刦並帶鹽梟往來該犯等罪惡多端各
鄉鎮無不知其為騎馬賊者無多方刑訊堅不供吐
若廹之太甚即口出悖逆迨獲夥黨並令鄉民質訊
該犯等一味强橫並無他辭閱內外此等賊犯不少
名為滚刑各州縣往往拘泥無供率多畏難因循非
禁斃囹圄即輾轉縱釋養癰貽患盜賊日多未必不

由於此似此情形若仍拘泥姑息必皆以無供為得計有所恃而不恐本擬咨請部示再行遵辦第值蠻南捻逆未平近海一帶又有盜匪聚衆該犯等既經衆指確鑿毫無疑義不敢拘泥悞事將郭義林等四名照章正法此次所辦實係一時權宜不敢習為常事嗣後難免仍有此等狡猾無供賊犯應如何畫定章程辦理之處伏乞

聖明指示飭諭遵行等因具奏奉

旨交臣部議奏臣等查辦理命盜案件總應鞫問明白取

具確切供詞審錄無寃始行定擬罪名誠以人命至
重不容稍有不實不盡致兹枉縱今鄭義林等四名
雖據該副都統奏稱均係著名搶刦賊匪迨獲案後
又復滚刑不認口出悖逆固屬可惡惟並未取有自
認供詞遽行正法本與定例不合第既據該副都統
聲稱係因鐵南搶逆未平一時權宜辦理應毋庸議
惟此等人犯狡猾異常平時恣行不法獲案任意妬
供全在承審官虛衷研鞫務得確切供詞方昭核實
豈得因案狡供不認即予駢誅致啟草菅人命之漸

諭旨

查近年辦理馬賊並土匪滋事欽遵就地正法之案係屬暫時變通章程並非著為成例且均經訊取確供始行正法若將無供之犯遽照變通章程權宜辦理不特向無此辦法即刑章亦竟成虛設此端一開難免效尤日後誣扳妄拏等弊恐亦在所免殊非慎重人命之道應請嗣後山海關地方如獲有搶刦賊匪到案滚刑不認該副都統務飭承審之員遵照定例研訊確情取具輸服供詞再行定讞勿得率行便宜從事以重人命而慎刑章該副都

統奏請將無供賊犯畫定章程之處事屬窒礙難行

應毋庸議所有目等遵

旨議 奏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

奏請

旨

奉天司　同治十一年

查律載子毆母殺者凌遲處死又例載子誤傷母致死律應凌遲處死者仍照本律定擬援引白鶴案內欽奉

諭旨恭候

欽定各等語此案蔣佩木因與伊妻馬氏口角取用槍頭向屋奔走維時其母劉氏瞥見趕忙將馬氏摟抱遮護該犯照馬氏戳扎詎馬氏動轉致誤傷劉氏身死該將軍以遍查律例並無親子誤傷親母身死治罪

專條惟查誤殺有服尊長仍以毆故殺及誤殺尊長各本律問擬按此情核則母與有服尊長尤屬親切法無可寬將蔣佩木依誤殺母之殺律凌遲處死仍應照例援引白鵬鶴案內欽奉

諭旨恭候

欽定

該犯解省行至中途病斃案情重大應否戮屍例無專條咨部示覆等因　本部查逆倫案犯監故在獄仍戮其屍之律係指毆斃父母罪應凌遲處死者而言至誤殺父母之犯在監病故應否戮屍律例並無

明文向俱比照毆傷父母問擬斬決後其父母因傷
身死將犯剉屍示衆之例辦理誠以死係伊父母情
罪較重雖已先伏冥誅究係倖逃憲典故仍剉碎其
屍以代生前之顯誅仍梟首示衆以爲將來之炯戒
今蔣佩木因與伊妻馬氏口角用槍頭奔馬氏戳扎
致誤傷其母劉氏身死按誤傷母致死例應仍照子
毆殺母律擬以凌遲處死核其情節該犯因與伊妻
爭鬧致將伊母劉氏誤傷身死設使該犯未經病斃
其應否改擬斬決自應援照白鵬鶴之案奏請

欽定

今該犯於未經結案之前在逃病故雖與罪應凌遲處死者稍有不同較之生前明正典刑者究屬有間且未經奏

旨改

擬斬決似未便免其戮屍致與向辦成案不符應令該將軍將該犯仍照例剉屍示衆餘如所咨辦理相應咨覆該將軍可也

福建司 光緒七年

謹

奏為戶部現審案件日部礙難會訊謹申明定例並前

定章程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據戶部具奏八旗現審地畝案件釐定章程開

列清單於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清單知照到部查清單內開例載

部審旗民互控事件如兩造匿情不吐必須刑訊者

會同刑部嚴審等語嗣後傳訊案件及送交刑部訊

辦案件經刑部仍行送回如該原被告有匿情狡供
情事必須刑訊者仍照例舊定期咨請刑部派員到
部會同審辦等因查道光二十年間曾准戶部以旗
民互控事件如有咨送刑部仍行送回者即先行刑
部查明例文定期會審等因咨部經　部查刑例載
五城步軍統領衙門審理案件如戶婚田土錢債細
事並拏獲竊盜鬬毆賭博及一切尋常訟案審明罪
止枷杖笞責者照例自行完結其旗民詞訟各該衙
門均先詳審確情如應得罪名在徒流以上方准送

部審辦不得以情介疑似濫行送部若將不應送部之案率意送部者刑部將原案駁回又錢債細事爭控地畝並無罪名可疑各案仍照例聽城坊及地方有司自行審斷毋得概行送部各等語是目部現審案件必須罪在徒流以上方准收審若止係控爭地畝並戶婚錢債等細事及一切罪止枷杖笞責之案均應由各該衙門自行完結不得濫行送部例有明文至戶部例內所載旗民互控事件應須刑訊會同刑部嚴審之條目部例文並未載及查據戶部覆稱

該部例文係乾隆二年所定而旦部例文則係嘉慶九年及十九年先後纂入在戶部定例數十年以後當時因各衙門或因犯供刁健或因呈詞閃爍難於推鞫即以罪關出入等空言送部始行奏明徒流以上方准送部收審以杜諉卸即戶部定例按語內亦稱旗民爭控等事由戶部令各該旗及該地方官訊明咨部斷理至必須刑訊者方會同刑部嚴審查輕罪人犯例不准擅用刑訊戶部例內既有必須刑訊字樣自係專指徒罪以上人犯而言與旦部例文本

屬並不行背是以臣部遇有戶部咨送戶口田房案件即照例駁回聽戶部自行查明完結該戶部以嗣後旗民互控案件凡經臣部駁回後即申明舊例咨請會審因為清理案牘起見第臣部係刑名總滙例不審理戶口田房細故若不論有無罪名悉行會同刑訊無論與定章不符且將來在京各衙門遇有民人爭控案件皆得以例無刑訊為辭紛紛咨部殊失設官分職之本意得查戶口田房案件全在查明檔冊勘丈界址確有實據方能折服兩造之心本非可

遽事刑求既據戶部咨請會審應申明定例嗣後戶
部遇有旗民互控事件除止係細故涉訟者應由戶
戶部照例行令該管官審明斷理外如查明檔冊界
址確有實據而本犯又罪在徒流以上例准刑訊者
若匿情不吐即將人證卷宗一併送交臣部派員赴
刑部會訊如此分別辦理庶與定例相符而案牘亦
可清理等因咨覆戶部遵行至今從無異詞今戶部
復以八旗現審互控地畝案件如原被告有匿情不
吐狡供情事必須刑訊者仍照舊例咨請會審等因

具奏查與道光二十年間咨商事理相同未便辦理兩歧致與例章不符臣等公同酌議應再申明定例嗣後戶部遇有旗民互控事件仍照道光二十年議定章程除止係細故涉訟者應由戶部照例行令該管官審明斷理外如查明檔冊界址確有實據而本犯又非止徒流以上例准刑訊者若匿情不吐再將人證卷宗送部並派員赴臣部會同嚴訊以符定例如蒙

俞允

臣部咨行戶部遵照辦理所有臣等申明定例酌議

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七年九月二十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光緒九年

為片行事查本部現審案內據步軍統領衙門拏獲擺設錢攤之王士成等五案先後咨送到部本部查閱各案均僅止持各家錢舖票紙易換錢文希圖漁利並未起有私錢核與未掛錢幌私開錢票兑換銀兩者不同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即屬無干例議如謂錢攤日多恐有礙錢法亦可酌量擬以杖笞本部例不收審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如起有私錢自應照例送部若僅止擺設錢攤並未攙和私錢即由

貴衙門訊明完結毋庸送部審辦以免紛歧而符定
制相應片行
貴衙門查照可也

安徽司 光緒九年

據此係有萌應如該撫所擬辦理此案係虛擬罪名並非實犯死罪毋庸具題仍令歸入彙題向來過失殺人案件係律准鬪殺罪收贖與真正死罪不同均係專條咨部核覆歸入彙題今該撫專本具題核與向章不符應令該撫嗣後遇有此等案件仍錄叙全案供招專案咨部核覆以符定章而免紛歧並知照刑科山東道查銷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應移咨吏部查照辦理可也

雲南司 光緒十年

查滇省尋常盜案距省窵遠各屬前經該撫奏明酌照秋審事例就近解由各道覆審等因在案茲據該撫因秋審專條列入窵遠僅永昌等九府廳屬其餘如大理府蒙化廳元江州三屬距省窵遠為秋審事例所不載惟尋常遣軍等犯毋庸解省例內該三屬已有明文請一併列入秋審事例之內將尋常盜案一律就近解由各道覆審俟善後完竣邊務撤防再行規復舊制辦理等因咨部　本部查秋審重犯讞

典攸關與尋常軍流等犯不同若道里稍近即應解
省覆勘以昭慎重大理蒙化元江三屬去省皆在九
百里以下是以定例不載今該撫請將大理等府廳
盜案援照尋常遣軍等犯毋庸解省之例暫行辦理
係一時權宜免致疎虞起見第事關變通成例應由
該撫奏明請
旨遵
辦且前次永昌等屬盜犯停解已經具奏此次事同
一律本部更未便據咨率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陝西司 光緒十一年

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等語此案馬牲畀因挾陳彰屢次不容伊在鋪傭工之嫌輒起意致死泄忿乘陳彰酣睡用鉄斧將其迭砍致傷身死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將軍所奏馬牲畀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律擬斬監候事犯招解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

以前係謀殺人擬斬秋審應入情實不准其援減該將軍奏稱石萬春顏炳章陳保兒等訊無知情同謀

情事應毋庸議無干省釋等語均應如所奏辦理再

該將軍等稱應否將馬牲異照變通章程斬絞監候

應如情定者就地正法之處未敢擅擬等語臣等查

問擬斬絞監候重犯例應解勘由各督撫親提研訊

分別題奏入於秋審辦理前據督辦新疆軍務大臣

劉錦棠以新疆軍務初定奏定變通命盜等案章程

將應擬凌遲斬絞立決並監候應入情定者照律擬

罪詳請就地正法應梟示者仍梟首示衆擬斬絞監

候應入緩決者斬罪監禁五年絞罪監禁四年限滿

均杖責一百保釋原係一時權宜之計現在新疆平靖已久業經改立行省南北兩路分設道廳州縣一切規模俱定凡命盜等案問擬斬絞立決及監候各犯亦應改復舊制若仍照變通章程將應入情實者定案即行正法已與立決無別至緩決各犯監禁數年限滿即便保釋亦未免太輕在軍務甫定之時事屬創始不能不酌量變通究未可視為故常且本年恭奉

恩旨秋朝審情實各犯俱停其勾決自未便將尋常謀殺

問擬斬候應入下年秋審情實人犯遂行加重辦理致涉偏枯應將該犯馬壯異歸於伊犁同知衙門監禁入於明年秋審辦理所有該將軍聲稱應否照變通章程就地正法之處應毋庸議嗣後新疆命盜等案問擬凌遲斬絞立決及監候各犯應令該撫等照例定擬菲名俱專摺奏明請

旨俟

奉准部覆後將應行立決人犯再行處決應入情實緩決各犯歸入秋審辦理其罪應遣軍流徒各犯即於南北兩路互相調發無得一意專歸簡使處照變

通章程僅擬繫杆折枷完結致與定例不符且現據
該撫等奏請將鎮廸道加按察使銜全疆刑名統歸
該道員總核詳轉並將距省窵遠一切斬絞及命案
內量減軍流人犯量為變通由該管巡道核轉設案
情不確即由該巡道提省問擬統咨鎮廸道核定無
非為慎重刑章起見則應行斬絞立決監候及遣軍
流徒各犯更未便仍從簡率相應請
旨飭
下新疆巡撫會同伊犁將軍陝甘總督烏魯木齊都
統迅將問擬斬絞監候應入秋審及遣軍以下應行

發配一切事宜妥議詳細章程奏明規復舊制以副

朝廷明慎用刑整飭綱紀之至意所有臣等核議緣由

謹恭摺具

奏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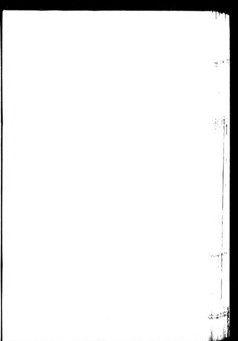
旨

雲南司 光緒十二年

查永北廳秋審人犯因距省寫遠定例責成不由審轉之迤南道勘審茲據該撫查明該廳距道較遠與定例就近之意未符且沿途荒僻防護維艱請將永北廳秋審人犯仍照例改歸由省審錄等因具奏係爲道里近便慎重解勘起見應如所奏辦理仍俟修例時改纂明晰俾資遵守相應恭錄

諭旨行文該撫遵照並移會

上諭處稽察房刑科山東道查銷可也



陝西司 光緒十二年

謹

奏為新疆命案就地正法窒礙難行請仍照原議以昭

詳慎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內閣抄出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奏新疆命案礙

難遽復舊制等因一摺光緒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

旨著照所請刑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前據該撫

因新疆諸凡草創請將强刦盜案並命案罪應凌遲

斬絞立決及秋審例寔入勾各犯均照變通章程暫

准就地正法經臣部以尋常命案與强刦盜犯情節不同未便强歸一致議令盜案暫准就地正法命案統由該撫等擬定罪名具奏俟奉到部覆將罪應凌遲斬絞立決及例應入勾之犯再行處決等因奏准行知該撫遵照在案原於變通之中仍寓慎重之意兹據該撫以新疆新設州縣襄理乏人畧知例案者多不願游幕萬里之外即由關內招募刑仵大半濫竽充數驗傷填格諸多未諳各屬案件若如部議必由州縣定擬如律則新疆州縣幾無一員可以自全

至罪應凌遲立決皆係決不待時即斬絞例寔入句
人犯亦屬法無可貸然不能不稍為遲延者纏回等
言語不通犯供真情頗不易得繩以照例承審期限
勢必不行各屬距省窵遠詳批往返約三兩月設有
駁詰申覆往返亦需時日情罪既重核轉上司或應
親提鞫問長途解犯動輒千數百里迨供情審定轉
詳到省每結一案速則大半年遲則年餘已屬遲之
又久若照部議隨時具奏京師距新疆省八千六百
餘里奏准部覆去來亦須三月有奇行文犯事地方

又需月餘通盤合算處一決不待時之犯總須一年以外均難遽照舊制請將命案罪應凌遲斬絞立決及斬絞監候例寔入勾各犯仍照變通章程就地正法按季摘由彙報等因具奏查地處極邊固不能拘執向章或致辦理掣肘而事關人命亦未便漫無限制竟令寬及無辜臣部前奏謂新疆命盜宜有區別誠以命案及服制罪應凌遲斬絞立決之犯如係情輕例得隨本聲請量減斬絞監候情寔二次未勾即可改入緩決其尋常命案罪名雖應入寔而情節尚

有可原者或粘簽聲叙邀

恩免勾或彙案具奏酌入緩決並非一經情寔即盡行勾

決也臣部議令該省命案由該撫等擬罪具奏俟部

核覆再行分别辦理亦只期於情真罪當獄無寬濫

一切審限招解並未責其悉如內地程式該撫並不

詳查部議輒稱新疆不諳例案概令擬定如律州縣

幾無一員可以自全必欲仍趁簡便就地正法若如

所奏設遇有服制情輕及罪應入寔而情尚可原者

均因其罪名在奏定正法之列遂不為聲請不論案

情概予處決同此編氓祇以遠在新疆竟不得與內地人犯同邀寬典一視同仁之謂何刑罰亦太失平矣查臣部每年辦理秋審例實例緩之案勿論已其有情節介在可寔可緩者必須詳查成案參稽衆議悉心酌擬復會同九卿詹事等官詳加覆核寔緩乃能題定臣部為天下刑名總滙擬定寔緩尚如此其難其慎新疆既稱官吏皆無諳習刑名之人所擬寔緩又豈能悉臻允協倘將尚可緩決之犯誤擬情寔遽行處決事後僅止摘由報部情罪是否相符稽核

無從人犯早已決訖改正不及草菅人命不更足傷
天地之和乎該省每結一案或需大半年或需年餘
為時不為不久獨於待部核覆之三數月謂係稽延
不能久待已屬强飾之詞罪名同一斬絞監候不過
案情有寔緩之分緩決者既能專案具奏聽候部議
情寔者謂為礙難照辦必欲先行正法尤非通論至
該撫所引嘉慶年間胡特魯克成案係屬圖財害命
律應照强盜科罪與尋常命案不同未便引以為據
臣等復再三商酌嗣後新疆除情罪重大例應恭請

王命

及寔係決不待時人犯暫准就地正法外其餘服制罪應凌遲斬絞立決並尋常命案問擬斬絞監候各犯仍由該撫等詳叙供勘擬定罪名專摺奏明請

旨俟

奉准部覆後將凌遲斬絞立決暨情寔之犯再行處決入緩各犯即照臣部前議於南北兩路互相調發勻撥種地開屯該省諸凡草創一切不能遽照內地亦屬寔在情形各屬案件如有承審逾限及引擬錯誤者並請暫免查取職名議處俟三數年後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規復舊制如此則刑章可期詳慎辦理

亦無虞畏難矣臣等為慎重民命起見是否有當謹

恭摺具

奏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陝西司光緒十二年

謹

奏為新疆命盜重案酌議分別變通辦理以昭核寔而

慎刑章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內閣抄出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奏新疆命盜重

案礙難遽照內地舊制等因一摺光緒十二年三月

十九日奉

旨著照所請刑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前據伊犁

將軍金順審奏馬牲異謀殺陳彰身死一案將馬牲

異依律擬斬監候聲明應入情實可否照章就地正法等語經臣部以新疆平靖已久業經改立行省南北兩路分設道廳州縣一切規模俱定未便仍照變通章程辦理酌議嗣後新疆命盜等案問擬凌遲斬絞立決及監候各犯應令該撫等照例定擬罪名俱專摺奏明請

旨俟

奉准部覆後將應行立決人犯再行處決應入情實緩決各犯歸入秋審核辦其罪應遣軍流徒各犯即於南北互相調發奏奉

諭旨
飭下新疆巡撫會同該將軍等妥議詳細章程奏明規復舊制行文知照去後茲據該撫奏稱新疆蒙回雜處種類繁多罔知畏法加之地方遼闊稽察難周游勇潛蹤動輒滋事視搶刦殺人為故常前請變通辦理原期辟以止辟而數年來刦殺之風總未盡息關外諸凡草創新設州縣監獄未備若以亡命死囚久拘縲絏設有疎失逃入鄰境為患滋深揆諸情形礙難遵照內地舊制請將凌遲斬絞立決及秋審例定入句各犯俱照變通章程按季摘由奏報咨部立

案俟數年後再行體察情形奏請辦理此外斬絞監候入緩人犯例應歸入秋審惟新疆所屬州縣距省遠者五六千里長途解犯匪特易滋疎失且恐屍親人証拖累難堪惟有責成該管州道層遞加看如情罪未協均就近提審統咨兼按察使銜鎮迪道覆核轉詳刻下案犯既未便照例解勘則秋審亦難舉行擬請照內地舊事秋審之例屆時造具罪犯清冊咨送刑部核議內有改流及應監候者均候部覆祗遵其遣軍流徒等犯應遵照部議南北互相調發等因

具奏臣等查就地正法章程原因各省盜風未息時有游勇土匪強劫殺人之案解審堪虞不得不為因時制宜之計況新疆蒙回雜處種類繁多兼以游勇動輒滋事視搶劫殺人為故常較之內地情形尤重既據該撫迭次奏明一時難以規復舊制自應酌照變通辦理惟尋常命案與強劫盜犯情節迥不相同審辦即難強歸一致若將命案內罪應凌遲並斬絞立決及秋審例定入勾各犯亦一概就地正法未免毫無區別且其中罪名出入等差關係匪細倘或引

擬錯誤更足長外省草菅人命之漸至斬絞監候入
緩人犯雖據奏稱現在關外新設州縣監獄未備易
致踈脫勢難遞歸秋審亦應同前項情重之犯分別
奏明統由臣部核議方昭詳慎豈得僅具清冊咨部
完結致涉簡率況此等緩決人犯一經減等即與尋
常軍流無異現在該省開墾屯田正在需人之時與
其監禁數年即行責釋似不如於南北兩路酌量調
發撥給地畝籍可收其畊作之効總之事屬創始臣
等固不敢拘泥前議致令牽制難行亦未便率行咨

屢致刑章漫無限制茲公同商酌除該省搶刦盜案
暫准就地正法仍俟盜風稍息即行歸復舊制外至
審辦命案凡罪應凌遲斬絞立決及監候各犯均由
該撫等詳細核勘照例擬定罪名專摺奏明請
旨俟
奉到部覆後將罪應凌遲斬絞立決及例實入勾之犯
再行處決其監候入緩各犯核其情節應行減軍減
流即同尋常遣軍流徒等犯一體於南北兩路互相
調發按罪名之重輕定地方之遠近均勻撥地畝責
令認真耕種以助屯政如此分別核辦庶於簡便之

中仍昭慎重之意即該省現在情形亦可無虞滯礙

矣如蒙

俞允　臣部即行文該撫遵照辦理所有臣等酌議緣由謹

恭摺具

奏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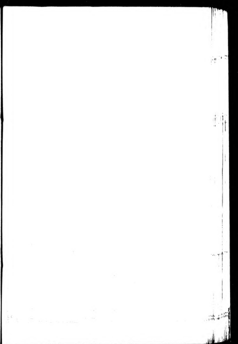
旨依議欽此

陝西司光緒十三年

查上年十二月間臣部酌議新疆命案問擬斬絞監候各犯由該撫詳敘供勘擬定罪名專摺奏明請旨俟奉准部覆後將情寔之犯處決入緩各犯於南北兩路互相調發勻撥種地開屯俟三數年後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規復舊制等因奏准嗣於本年二月間辦理秋審臣部查照舊章行文各省將軍督撫等令將秋審後尾按限送部茲據該撫以新疆命案業經隨時奏咨聽候部覆毋庸歸入秋審舊事秋審亦無應

辦案件等因具奏是該省既無應入秋審案件後尾自應毋庸咨送以後並請暫行停催以省案牘該撫又稱秋審截止日期並應用何項冊式均應及時議定等語查新疆秋審從前係六月三十日截止由陝甘總督轉行各該處辦事大臣造具年歲清冊送部照察哈爾之例由臣部會同九卿定擬寔緩現在新疆已設行省未便仍照舊章辦理該省距京道里與雲貴二省相等雲南貴州秋審向係年前封印日截止應請將新疆省秋審截止日期亦以封印題結之

日為止至案犯年歲清冊及應行具題秋審後尾各
事宜即由臣部鈔錄冊式知照該省以便規復舊制
時遵照辦理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
請
旨光緒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安徽司 光緒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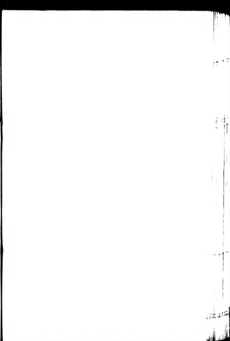
查例載應擬斬絞病故係新舊事情寔人犯該督撫於接到詳文之日先行題報總不得過十日之限其派員相驗及研訊刑禁人等有無淩虐情弊除去程限日期以一月為限具文報部如驗報遲逾分別交部議處等語此案楊滕氏因聽從姦夫何承銀謀毒知情買休之夫楊祚沅身死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入於光緒十年十一年秋審情寔停勾十二年秋審進呈

黃冊十一月初七日奉

旨這所勾滕氏著即處決等因欽此咨行該撫遵照在案茲據該護撫題報楊滕氏於光緒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在監病故等因查楊滕氏係上年秋審情寔絞候重犯該犯婦既於八月初四日病故該護撫接據詳文後自應遵照例定限期速行題報於秋審內扣除庶不致以已經監斃之犯仍列入進

呈本冊乃該護撫於楊滕氏病故後遲至十月初二日題報揭帖於十一月初九日始行到部核計早逾例

限殊非慎重讞典之道嗣後遇有此等秋審情寔斬絞重犯病故該撫於接到詳文後亟應遵照定例速行題報不得仍前稽延致干例議至刑禁人等有無凌虐情弊並令速飭擬議報部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江西司 光緒十四年

查例載罪應斬絞凌遲人犯在監病故者隨案咨部完結毋庸具題等語溯查此條例文係嘉慶二年本部因罪庸斬絞梟示人犯病故各案有專本具題者亦有因同案內無死罪人犯咨部彙題者辦理未能畫一議請嗣後罪應斬絞及例應戮屍梟示人犯在監病故者人犯已伏冥誅罪名毋庸核擬止應隨案咨報等因題准通行並纂入例冊遵行在案例內僅言斬絞凌遲人犯在監病故毋庸具題至案內遇有

餘犯罪應軍流及徒杖以下應否專本具題抑係咨部完結並未議及惟查本部核題外省斬絞罪名案件如未經出本以前續報正犯病故案內餘犯罪應軍流者仍行題覆如餘犯僅止徒罪以下俱改咨完結歷經照辦並無歧異原以軍流徒杖輕重懸殊罪名既有等差辦理自不能不稍示區別雖先未具題之案與業經題報者微有不同而其為正犯病故尚有餘犯罪名應核則情無二致刑部核覆外省案件既係如此辦法則外省亦未便辦理兩歧茲據該撫

咨稱光緒五年奉部咨駁黃洸淙聽從駱老五搶奪
拒殺事主該犯臨時畏懼不行事後不分贓一案以
首犯駱老五罪干斬梟雖已在監病故例應戮屍仍
令遵照題結此後凡正犯監故例應戮屍餘犯罪應
軍流者均一律改咨具題惟餘犯罪止徒杖以及別
無餘犯各案若因正犯例應戮屍一概具題似與現
犯罪應軍流者無所區別可否將正犯病故例應戮
屍現犯罪應軍流者專本具題其餘犯罪止杖徒及
無餘犯者均歸專咨辦理之處咨部核示係為慎重

刑章以歸畫一起見且與刑部向來核覆外省續報正犯病故之案視餘犯罪名輕重分別題咨辦法亦屬相符應如該撫所咨嗣後凡例應戮屍及斬決人犯在監病故餘犯罪應軍流者均專本具題其餘犯僅止徒罪以下及別無餘犯者均隨案咨報如此分別辦理庶足以昭詳慎而免紛歧相應咨覆該撫並通行各省一體查照可也

陝西司光緒十五年

内閣抄出陝西巡撫張煦奏尋常盜案請改題為奏以期迅速一摺查原奏内稱陝西前因盜風日熾節經前撫臣邊寶泉葉伯英於光緒十年暨十三年先後奏請於土匪馬賊會匪游勇等項之外將情重盜案及搶奪婦女已成殺傷事主並強盜造意窩主興販婦女頭戶各首犯暫准就地正法按季彙報各等因經部議覆奉

旨允准欽遵在案其尋常結夥不及五人暨臨時行強各

盜犯仍照例觧勘具題臣查尋常盜案具題之後多
則一年少亦半年有餘始能接准部覆蓋刑部為天
下刑名總滙各省案牘叢積繕寫較對篇頁繁多勢
難剋期題覆迨經送閣由票籤處覆核如有訛錯仍
須駮回另繕間有輾轉駮換至數次者此題本之不
能不稽延時日也而此等匪類兇暴性成久覊囹圄
踈脫堪虞且陝西五方雜處盜賊繁興若令久稽顯
戮亦非所以示懲臣等思再四惟有因時制宜稍為
變通擬請嗣後陝省盜案除情節較重各犯仍照章

懲辦按季彙報外其尋常盜犯請暫改題為奏由臣
提訊後專摺奏明請
旨飭
部隨案議覆以期迅速庶隨審隨辦或可期盜賊聞
風斂迹於地方不無裨益俟數年後盜風稍息仍復
舊例辦理臣為除莠安良綏靖地方起見所有尋常
盜案請改題為奏以期迅速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專
摺具陳光緒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着照所請刑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恭錄
諭旨行文該撫遵照辦理仍移會

上諭處稽察房刑科山東道查銷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六年

松椿片

再奴才去冬赴任道經徐州府屬之邳州宿遷淮安府屬之桃源等處詢訪民間疾苦土人僉稱各該處界連山東安徽近年收成歉薄游勇土匪執持洋槍放火搶刦動輒拒傷事主寔為地方大害告官獲犯又不能立予嚴懲匪徒無所儆畏燒搶之案仍復頻聞奴才到任後檢查案卷核其所言洵非無因當即面飭地方官整頓保甲先清盜源復飭各防營督同

分投各鄉村巡哨一面懸賞購綫四出搶捕先後獲
匪五十餘名現將著名巨盜殷鳳詳等三名
奏
請嚴辦惟查解交各州縣匪犯已有數十名嗣後各
營續獲之犯恐仍不少若逐一歸案解勘則獷悍害
民怙惡不悛之匪與尋常盜犯同科已獲者倖稽顯
戮未獲者益無忌憚恐非辟以止辟之義查光緒八
年刑部奏定章程寔係土匪馬賊會匪游勇案情重
大並形同叛逆之犯均准就地正法等語奴才伏思
匪犯情節最重者在火器傷人放火燒屋迭刦多次

抗拒官兵等項凡防營所獲之匪如有前項重情擬
於訊得確供後即照章恭請
王命就地正法梟示隨時具奏備錄供招咨部查核其尋
常盜犯並無前項重情均歸各該州縣照例擬辦務
仍即設法撫綏窮民使之各就生業免致為棍徒所
誘流而為匪庶冀盜風漸息良善藉可相安奴才為
嚴鋤頑梗以靖地方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
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奉

硃批 著照所請刑部知道欽此

陝西司 光緒十六年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又例載有服尊長強姦卑幼之婦未成被本夫忿激致斃係本宗期功卑幼罪應斬決者無論登時事後均照毆死尊長情輕之例夾簽聲明各等語此案尤奴斯因胞兄玉素普強姦伊妻塔姐比比未成事後尋論反被恃尊詈毆一時忿激回毆適傷玉素普偏右越日身死前據該撫以該犯係因伊兄玉素普強姦伊妻起衅可否夾簽咨部示覆經臣部以案情未確駮令訊取確供妥擬具

奏大後茲據該護撫遵駁覆訊明確該犯妻因伊兄
強姦起衅忿激致斃並無別故聲明王素普係該犯
期親胞兄倫紀攸關仍應按律問擬臣等覆加查核
情罪尚屬相符應如該護撫所奏尤奴斯合依弟毆
胞兄死者斬律擬斬立決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
十六日
恩詔以前係毆死胞兄擬斬毋庸查辦惟核其情節已死
王素普強姦弟妻未成寔屬淫惡蔑倫該犯事後理
斥毆由激於義忿並非無故逞兇干犯例得夾簽聲

明量減斬候秋審情實二次改入緩決與別項情實

人犯應行予

勾者

不同因未便照該省新章即行正法若將該犯入於

秋審辦理該省甫立行省所屬州縣一切監獄等事

尚未舉辦又無處可以監禁自應將該犯酌照該省

變通章程入緩之犯一體減流於南北兩路互相調

發勻撥地畝責令耕種開已嗣後該省遇有似此案

件均遵照一律辦理等因光緒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奏奉

旨依議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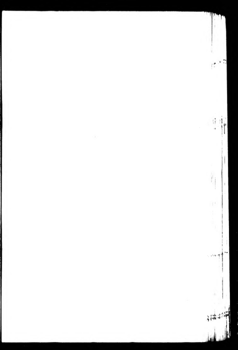
山西司　道光二十年

本部查審理命案全以原驗屍傷及各犯証確供為憑不得任聽兇犯狡飾之詞轉啟疑竇即有非檢不明之案亦須確有把握始行啟檢方不致屍身徒遭蒸刷之慘今已死吳跳段被烙各傷該撫既稱查驗已非輕淺則吳育梗所供傷痕不重非投井不致斃命即屬抵賴若以既係投井何以一無磕跌傷痕謂原驗或有遺漏即洗冤錄內並無火烙傷檢骨明文無憑檢驗本部查火烙傷如何檢骨洗冤錄內並未

檢驗屍傷不以實

開載本部向來亦無辦過似此成案覆檢查該撫前
參摺內所敘屍傷尚有左手心等處烙傷左膝踢傷
右臁肕刺茨傷左手背錐傷左腰眼左脚跟擦傷此
次錄敘原驗圖格內均未列入其前摺究竟憑何聲
敘及此次所敘圖格是否的確之處本部無從查核
更難指為非檢不明據之此等案件全在承審官細
核初驗情形研鞫犯證確供原不必盡行啟檢方足
以折服人心況已死吳跳段是否死於投井跌磕之
傷及烙傷身死或投井後因傷處火毒內攻身死尚

有原驗官吏刑仵人等可以詳詢質証其死由自盡及死由受傷律例各有專條案情一真罪名自定原咨內僅止畧舉數語又前後參差不符本部碍難懸斷所有吳育梗一案自應作速遴委賢員悉心研核按例妥擬具報到日再行核辦倘原驗寔有不能確切必須檢驗方能定案之處亦應由該撫自行酌量辦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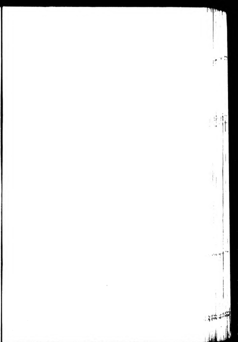
雲南司 光緒十年

查滇省光緒十年三月分各屬命盜各案除已獲各案業經報部應由本部核覆外其未報各案應令該撫速飭審擬報部查核在逃各案犯並令飭緝務獲究報至該撫咨稱鎮雄州民婦甯楊氏家被賊搶劫一案係由該州牛街知事查勘牒報據稟該處距州窎遠遇有命盜案件曾奏明歸該知事勘驗緝犯牒州訊辦現有州志可稽定例並無專條是否與舊衙坪經歷同一事例案關驗緝應咨部查案示覆本部

檢驗屍傷不以實

檢查案卷年久霉爛無存無從核辦准查定例廣西盜案如距州縣窵遠准令分駐州同州判縣丞代勘黔蜀等省遇有命案其府州縣原無佐二及雖有佐貳而不同城者印官公出准令經歷知事吏目典史等官酌帶諳練仵作相驗其各省所屬府州縣內有與黔蜀等省相似者一體酌量辦理等語今滇省與黔蜀同係邊徼省分既據該撫聲稱曾經奏明有案似可遵辦嗣後鎮雄州遇有命盜案件如距州在二三百里之外准令牛街知事代為勘驗仍由該州填

閩通報如距州不甚窵遠仍令正印勘驗以符定制
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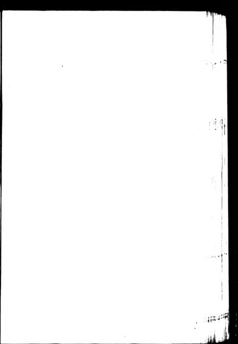
奉天司　光緒拾年

查例載奉天省昌圖岫巖鳳凰城各廳所屬命案如距廳在三百里以外者准令照磨及分防巡檢帶領諳練吏仵前往代驗填格取結送交各該廳承審如有勘驗不實照例議處若距廳不及三百里者仍照舊例辦理等語原係因道路窵遠期歸迅速之意今該督等請將新民廳各廳州縣命盜案件在二百里以外一時報案送出不能分身援照昌圖等廳所屬命案准委令分防佐雜等官就近代為勘驗臣等覆

檢驗屍傷不以實

加查核係為酌量變通免致耽延起見應如所奏嗣後奉省之新民廳遼陽州甯遠州錦縣通化縣開原縣懷仁縣除距城二百里以內遇有命盜案件責成該印官親驗不得藉詞委驗外其在二百里以外者各該廳州縣案牘不多無須替代仍由印官躬親驗勘倘一時報案迭出或署中有緊要事件不能分身准委令分防佐雜等官就近代為勘驗分別錄供填格取結送交各廳州縣承審如有承驗不實及遲延貽誤即將該員照例參處如此酌量變通庶命盜等

案不致久延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該督等遵照辦理再此摺於閏五月初六日抄出到部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



江西司 光緒十二年

謹

奏為遵

旨覆奏事光緒十二年六月初五日軍機處交出本日軍機

大臣面奉

諭旨御史良弼奏相驗殮埋吏役藉端延誤請飭整頓一

摺嗣後相驗案件各衙門務當循照例章分別迅速辦

理毋任吏役勒索滋弊欽此查該御史原奏內稱京城

內外各街道每遇相驗延擱多日掩埋無期至訊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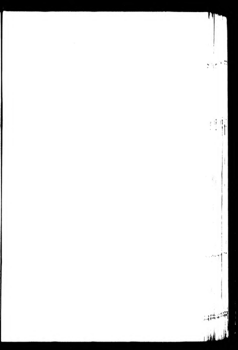
別故自盡等案往往恐嚇屍親不准攔驗驗訖報部
則以候領部票為辭不准該家屬埋葬惟視財賄之
有無為辦理之遲速雖屢經各城御史參劾懲辦而積
習牢固總未能除擬請
飭下
刑部查明此案案件如果據報定案即飭掩埋如或
輾轉需時不能迅速下票而屍值盛暑寔難久停驗
畢時即飭掩埋並請
飭下
步軍統領及五城御史各衙門轉飭各地面官吏遇有
相驗飛速呈報往驗訖應報部者當日具報如有

應行免檢及案關覆驗與各城自行完結者該官吏等不得任意刁難藉端遲誤等因具奏臣等查內城正月旗人及香山等處各營房旗人遇有命案在家身死者無論謀故鬭殺及自盡等項例應臣部派員往驗一經該旗佐領呈報到部即由當月滿漢司員於次日帶領吏仵前往相驗當場填格並訊取屍親人犯大概供詞回署分司審辦屍身於驗明後即令屍屬殮埋其由步軍統領及各城御史衙門咨送命案如訊無别故亦立即飭埋並非案結後始行下票歷

檢驗屍傷不以實

經過照辦理從無延誤之處該御史奏請據報定
案即飭掩埋係為剔除弊端體恤屍親起見臣等仍
請飭該司員以後遇有相驗案件不得稍有稽遲並
嚴禁吏役毋許藉端勒索如查有刁難挾詐等弊即
行從嚴懲辦至城內街道命案例由步軍統領衙門
飛行五城指揮星往相驗外城地方人命無論旗民
由該城指揮即速往驗城內不得過兩日關外不得過
三日如一時案件叢集該指揮不能分身者准委副
指揮吏目代驗仍歸該指揮承辦定例本極周詳

地方官如能實力遵行自不至別滋弊端若如該御
史所奏相驗逾限掩埋無期吏役人等藉端恐嚇刁
難是不惟生者有拖累之虞死者亦受暴露之慘其
究竟有無似此情弊應由各該衙門查明具奏自行
辦理所有臣等遵
旨覆奏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陝西司 光緒十三年

查庫爾喀喇烏蘇與精河向係各設糧員分地而治現改庫爾喀喇烏蘇為同知改精河為巡檢仍歸同知管轄今昔情形不同既據該撫咨稱精河巡檢管轄境內近則距廳二三百里遠則四五百里若遇地方出有命盜等案必須赴廳報往勘驗路途較遠往返需時已死屍軀多因發變兇盜各犯勢必遠颺請將精河巡檢所轄地方遇有命盜等案即由該巡檢勘驗緝拏其獲犯審擬罪名仍歸同知覆核詳辦係

為因地制宜慎重刑章起見應如所咨辦理相應咨
覆該撫可也

山西司 光緒十三年

查張引弟屍身先經該縣飭仵驗係病症身死提訊張白氏供認與胡復林通姦張引弟係被胡復林用砒信毒死質之胡復林僅認姦情不認謀毒飭據原仵覆驗係因痧病後服毒身死並取獲白碗一箇內似剩有餘信張白氏指係信碗並供認同謀胡復林先不吐寔飭與張白氏質對遂照張白氏所供承招解省後張白氏忽認忽翻又稱與雇工張苟堪有姦該前撫札調崞縣徐溝兩縣仵作公同開檢驗係服

檢驗屍傷不以寔

毒身死委官覆驗該屍亀子等骨核與所報之色未
能確切追問信碗來歷張白氏剩係擦瘡所剩藥膏
當堂於碗內對水和勻給張白氏飲盡竟亦無恙復
咨調直隷仵作于全堂復檢據報因病身死惟內有
色帶青灰各骨亦均指為黄白與初檢仵作誤將黄
白各骨指為青黯同一遷就含糊該前署撫因案犯
歷經研審屍骨兩次開檢既不能確指為毒亦未敢
遽信為病究竟是病是毒咨請部示經本部以各犯
既無確供屍骨又介兩歧該省犯証俱全尚不能審

出寔情本部何能遽斷為是病是毒行令再行研鞫確供妥擬報部去後茲據該撫咨稱傳到常年在張引弟家燒飯之女工陳周氏及時常往來照應與張引弟最為親近之妯丈籍達盛虛衷研鞫據陳周氏等供張白氏實無與胡復林等有姦亦無商同胡復林謀毒張引弟情事飭調文水縣仵作曹必達覆檢屍骨據報委係因病身死並將辯論是病非毒情事詳細聲覆訊明仵作高受傳於覆驗時報係病症後服毒身死係因訊有姦毒供詞高之刑書張述唐含

糊喝報將高受傳張述彥均依仵作行人檢驗不寔
失入人死罪未決律擬徒張苟堪張白氏等擬杖等
因咨部本部覆加查核情罪尚屬允協應如所咨辦
理惟初檢仵作朱岐山屍紋中具有服毒身死切結
究竟因何錯報既未取有供詞亦未擬定罪名殊屬
疎漏應令該撫飭傳朱岐山等到案訊取確供審擬
報部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該撫既經分咨應聽吏
部查議仍知照吏部可也

浙江司光緒十三年

准南城察院移稱明定相驗章程通行五城畫一辦理等因查例載內城正身旗人及香山等處各營房旗人遇有命案令本家稟報該佐領遝報刑部相驗街道命案無論旗民令步軍校呈報步軍統領衙門一面咨明刑部一面飛行五城兵馬司指揮星往相驗遝報刑部其外城地方人命亦無論旗民俱令總甲呈報該城指揮該城指揮即速相驗呈報該城御史轉報刑部都察院若係旗人並報該旗等語是內

檢驗屍傷不以實

城正身旗人及香山等處各營房旗人遇有命
案由本部相驗街道命案及外城地方人民無
論旗民俱令五城指揮相驗定例分晰甚明歷
經遵照辦理從無歧悞自無庸另定章程嗣後
內城正身旗人及各營房旗人命案遵照定例
由本部司員相驗其街道及外城地方旗人命
案仍歸五城指揮相驗相應傳知本部各司並
移會五城察院轉飭各該指揮遵照定例辦理
可也

奉天司光緒十七年

查此案前據該侍郎咨稱趙得亮因伊姪女田趙氏被其姑田徐氏毆斃控州傳訊田徐氏堅供田趙氏死由自縊趙得亮不能指實在保潛逃該州以原告久傳不到顯係情虛妄告詳請銷案經該侍郎以案關挾嫌斃命久未相驗原告潛逃即行銷案核與律例未協等因咨請部示經本部以案延數年之久並未相驗田趙氏是否被毆身死抑係自縊當時既未驗明亦未訊取確供何以知趙得亮情虛畏避案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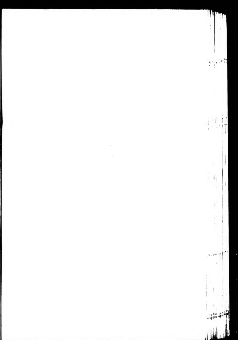
呈控人命印官不即相驗吏胥勾串舞弊行令詳核
例案研訊確供妥擬去後茲據該侍郎以遵駁迭催
據報原告屍伯趙得亮屍父趙得景被告田得泰田
徐氏等均已病故無憑質究書吏林向榮等訊無舞
弊應免置議屍夫田永清在逃應請免緝迭經勒催
該州任意推延始終未驗官經多任遲延職名應否
免議俟部核覆咨部銷案等因　本部查人命案件
全以屍傷為憑例應於報案之初印官立即親往驗
明審究確情以成信讞如有承牒檢驗而託故遷延

及審限逾違而累年沈擱者均屬有干參處所以重人命而肅吏治也今趙得亮於同治九年以田趙氏被姑毆斃各情在州呈控如果立即驗明屍傷是否毆斃抑係自縊傳集兩造認真研究何難水落石出乃該州於原告呈報到案並不立即親往相驗託故遷延經該侍郎迭次嚴催始終延擱不辦直至光緒三年藉詞原告在逃輒欲咨請銷案迨經本部駁審迄今又閱十五年之久原被人証均已先後物故始行咨部銷案是該地方官玩視民命並不按照定例

檢驗屍傷不以實

迅速相驗審擬任意推延遇有前任之案後任更置之高閣不復顧問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將使負屈者沉冤莫白株連者拖累無窮殊於吏治大有關係此案既據咨稱趙得亮等均已病斃自屬無從訊究應如所咨即行銷案嗣後遇有人命案件應令該侍郎嚴飭該地方官遵照定例立即親往相驗依限審結如該地方官仍復任意遲延立予參處以警玩泄而肅官方至此案該州歷任遲延職名應否免議事隸吏部應將原咨送吏部核辦俟辦結之日送回本部

存案可也



直隸司 同治三年

查律載威力主使毆打因而致死者絞監候下手之人爲從減一等等語此案已革署永樂汎把總徐善元因無衙署向借該處廟宇作爲公所王立即王得春兒充當該汛兵丁已死吳自信寄住通州挑賣襍貨生理毎逢該店集期即在街上設攤售賣襍貨通州四鄉行使制錢惟永樂店街市買賣行使大錢凡在官街擺攤毎月各給看街兵丁京錢一百文作爲巡更燈燭之費此錢向歸王立經理收取嗣永樂店

集期吳自信在鄉間賣貨收得銅制錢一千內帶有小錢二百餘文擺在攤上欲換當十大錢使用王立往討月錢吳自信乏錢央緩王立見攤上有錢吳自信捏係別人托換大錢王立因見錢內帶有小錢疑其攙私欲將吳自信送官處其不肯到案假稱現有當十大錢嘱其往換吳自信携錢同至該廟公所王立以吳自信販賣私錢稱欲稟官吳自信不服爭吵經該把總徐善元聽聞喚進廟內查詢王立稱吳自信攙和私錢在集出賣徐善元追問吳自信聲稱係

在鄉賣貨收來並非興販徐善元查驗錢內實有小錢復向究詰吳自信不服頂撞徐善元令兵丁高嶺等將其按倒地上喝令王立用籐鞭杆在吳自信兩腿上毆打數下吳自信被責不甘混罵徐善元益加氣忿復令王立重責用籐鞭杆在吳自信左右腿迭毆數十下欲將吳自信移送通州審辦因已天晚令高嶺等看守次日備文送州詎吳自信傷重至次早殞命該督以吳自信雖非販私但已收存私鑄小錢究非無辜平人因未便照故勘平人及主使毆打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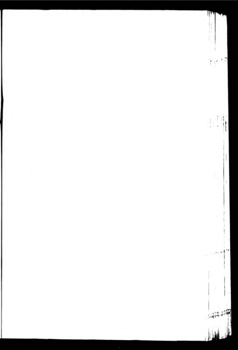
死律擬罪惟以徵末武弁並無用刑之責亦非應訊之官乃敢逞忿迭責致斃人命若僅比律擬以滿徒殊覺輕縱且與監臨官無所區别將該革弁徐善元比依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滿徒律上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王立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下手之人為從減等擬流等因具題臣等查武弁責斃人命之案其應否擬抵總以死者是否罪人為斷蓋武弁雖例不准理民詞究有查緝之責如死係賭匪賊犯向俱照監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例擬徒

若死者並非罪人即應照毆死平人一律問擬此案把總徐善元於兵丁王立向擺攤之吳自信索取月錢不給因見吳自信攤上攏換制錢內帶有小錢疑其攙私詐至公所稱欲稟官吳自信不服爭吵該革弁聽聞查詢因其出言頂撞令兵丁按倒毆打復因其混罵喝令兵丁用鞭杆將其迭毆致斃查吳自信收存私錢非匪徒賊犯可比即因其帶有小錢疑係攙私亦應移送有司審辦乃輒喝令兵丁迭毆致斃實屬逞忿作威該革弁雖有應捕之責並無用刑之

權況所屬兵丁向死者索取月規錢文跡涉於私不
得謂之因公死者賣貨收得小錢亦不得謂之罪人
自應仍照平人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律擬罪該督
將該革弁比照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滿徒
律上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殊覺輕縱且下手毆
打之兵丁既照威力主使為從於絞罪上減流是首
從罪名一事兩引亦未允協案關人命罪名生死出
入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江蘇司同治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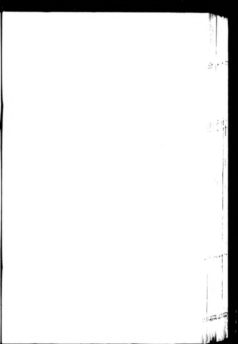
查律載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親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減凡鬬傷罪二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誠以決不如法謂於法稍有不依法雖在而用之不得其宜故可問擬滿杖非法毆打謂於法全然不依離用法而已出手法之外是以問擬滿徒罪名輕重之外祇以不如法及非法為衡並不以官司及監臨官為斷律內

雖以不如法屬之官司決人而不及監臨以非法毆打屬之監臨而不及官司蓋舉重可以賅輕即無難以此例彼惟在司讞者叅稽律義酌核定擬庶足以昭情法之平若不問致死根由但拘文牽義以為係官司決人即擬滿杖係監臨毆打即擬滿徒設如官於應決之囚惡其強橫頂撞主令於應法去處毆打或自以大杖等物毆傷致斃能不照非法毆打科罪耶且官司決人一不如法即應擬笞監臨非法毆打未至折傷又何以並無治罪明文耶律文謹嚴多係

互文義見知官司決不如法之應擬笞罪則監臨官之非法毆打不應予以勿論即可類推知官司之非法毆打致死不應僅擬杖罪則監臨官之決不如法致死不應概擬徒罪亦可類推況此律末條內依法決打邂逅致死不分官司監臨均應以勿論置於非法及不如法之案遂將官司監臨強為區分致失定律本意今此案已革協尉裕德因閒看街兵庰大常地段常有人玩擲石鎖令其驅逐庰大常揑報並無其事嗣經訓斥復不服頂撞該革員將其責打原屬

律所不禁其所用馬鞭亦與例載非刑不同廓大常
所傷各傷均在合面兩腿處所並非虛怯部位自不
得以非法毆打論惟並未令人責打示懲輒逞忿親
自下手叠毆致斃實屬決不如法衡情定斷酌照官
司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死律擬杖一百業經革職應
毋庸議已足蔽辜似可無庸再行加重至此等案件
辦理向不畫一前於道光五年因陝西富平縣縣丞
陳先責打陳三兒身死一案前經申明律意通行各
省第恐日久仍復參差或不免畸輕畸重似應再行

傳知各司嗣後遇有似此案件即一體遵照辦理以
昭畫一而免歧異是否仍恭候
鈞定



山西司 光緒十三年

查律載監臨管軍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已革把總宋巍因趙森辰仔向王黑長仔訛錢爭吵彈壓不服將趙森辰仔帶署訊問趙森辰仔頂撞辱罵該革弁飭令兵丁將其棍責致傷越日身死前據該撫以趙森辰仔平素賭博無賴並屢向王黑長仔訛詐錢文迹近棍徒殊與平民有間該革弁棍責趙森辰仔致斃固未便照主使毆打平民

致死問擬絞抵若僅照本律擬徒該革弁究無刑訊
之責又與監臨官無所區別將宋巍比照監臨管軍
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滿徒律上加等擬流從重
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等因咨部經臣部查宋巍係現
任職官罪至軍流以上未便率行咨結行令恭疏具
題去後茲據該撫覆訊明確比律定擬臣等覆加詳
核情罪尚屬相符應如該撫所題已革把總宋巍應
比照監臨管軍官因公事非法毆打致死杖一百徒
三年律上量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事犯到官

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比照監臨官非法毆打致死律上加等擬流不在不准援減之列應准減為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屍親收領以資營葬該撫疏稱該革弁據供母老丁單應否准其查辦等語查職官犯罪例無准予留養及不准留養明文向俱核其情節由臣部援案奏明請

旨歷有案

恩准其留養成案今查該革弁宋巍所犯情罪尚輕應令

該撫飭取供結咨部准其存留養親係職官仍恭候
欽定 該撫又稱徐登瀛云云

山東司道光二十三年

查審辦案件如有案情重大而引斷既無正條又無他律可以比附者原准各部請示至親屬致姦止係尋常案件例內分別登時非登時定罪本屬賅備明晰承審官緣情核斷自不致於歧誤何得率據坊肆售本內所載本部不經通行之案混行比擬致違成例且各省定案擬罪理應由承審官詳經督撫覆審妥擬報部再由本部詳查核覆方昭周密若承審之員於此等尋常案件亦覆詳請督撫先行咨部核示

恐各省紛紛效尤本部竟成自擬自核非慎重刑章之道所有朱起一犯應得罪名本部未便先為示覆應令該撫速即察核案情按例妥擬具報到部再行核辦可也

湖廣司光緒十二年

查律載造作不如法者計所費雇工錢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已革前署京山縣多寶灣縣丞張福鎮奉委督修張壁口月隄工竣後聽信紳士吳道源之言開挖老隄莫園引水灌入以固新築隄腳旋因水漲由缺口冲潰新老兩隄致淹斃男婦多命前據該署督等以例無作何治罪明文可否將張福鎮比依故決河防因而殺人以故殺論故殺者斬律擬

斬監候等因具奏經臣部查該革員督修月隄工竣
將老隄挖口使新隄見水淤泥以固隄脚係為保護
新隄起見初無害人之心核與故決河防取利挾讐
因而殺人之律未符惟事關要工並不稟請該管上
司候示遵辦擅行開挖難保無侵蝕公款偷工減料
因吳道源在逃飾詞誘卸等情駁令再行嚴訊妥擬
去後茲據該署督遵駁覆審並據吳道源自行投案質
訊明確該革員等均無串通侵蝕公款故決河隄藉
圖消彌情事聲稱淹斃多命雖非該革員意料所及

第聽信吳道源之言開挖老隄致水沖潰淹壞田廬糜費公款應以該革員當其重罪將張福鎮比照造作不如法計所費工銭坐贓論律擬以滿徒吳道源減等擬徒二年半等因臣等覆加查核該革員張福鎮督修月隄工程雖訊無侵蝕公款及故決河隄各重情惟於工竣後擅自開挖老隄冀圖引水保護新隄以致水漲沖潰淹斃男婦至七十餘命之多固未便竟照故決河防例問擬斬候致與案情不符若如該署督所擬僅將該革員比律科以滿徒亦未免輕

造作不如法

工律營造

縱自應酌量加等問擬張福鎮應比照造作不如法
計所費工錢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律上再加
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係職官從重照奏定章程
發往新疆効力贖罪革生吳道源因張福鎮與其講
求保護新隄之法率以從前楊隄灣開口引淤係因
隄脚向告致張福鎮誤信其言開挖缺口新舊兩隄
均被沖潰實屬罪有應得該署督將該犯擬以徒二
年半亦覺情浮於法吳道源應於張福鎮流罪上減
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該革員等應賠公款錢文已

據沈星標如數賠繳請免追賠事犯到官在光緒十

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督修河工擅開隄口淹斃多命比例加等分

別擬以流徒情節較重應均不准援減張福鑽係官

犯仍恭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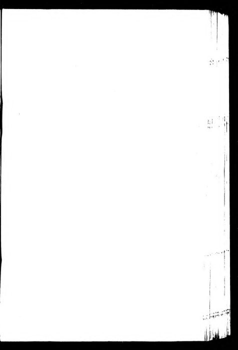
欽定該署督奏稱前任京山縣云云光緒十二年十月二

十四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工律督造

造作不如法



湖廣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故決河防致淹斃多命案件必核其情節實有圖利挾仇之心方可援照故殺律定擬不得以含混之詞遽行遷就定讞致罪有出入此案張福鑽係已革署京山縣多寶灣縣丞張璧口地方老隄係道光二十年修築並於頂沖之處築成石磯一坐迄今多年久未修補以致灘岸磯頭崩塌殆盡因工大經費無出未經修理歷據鍾京天三縣紳民稟請挽修月隄以資抵衛而省工費經該縣沈星標稟准撥給

工律河防

盜決河防

公欵錢六千串添築月隄移委該署縣丞張福鑛駐
工督修於本年二月開工四月內工竣稟經飭委安
陸府知府李慶霖驗收尚未往驗該革員與首士吳
道源等相度老隄形勢因月隄在老隄之內未經見
水一時土難堅實老隄勢甚危險恐其崩潰新隄近
在咫尺難當其衝遂將老隄挖開一口如扇面形上
寬二丈底寬尺餘又於隄內開溝意在引水紓徐灌
入使新隄見水淤泥以固隄脚彼時有紳民余金香
等向阻該革員以吳道源之言為是任其開挖不期

五月以後大雨連宵達旦兼之襄水盛漲六月初七日夜風雷震撼該革員同沈星標分赴張壁口等處設法搶護無如風狂浪巨人力難施以致張壁口水由決口灌進將新隄沖潰老隄亦崩潰多丈查明淹斃大小男婦七十六名口尚有不知下落者沖壞坟墓不知確數傳訊受災紳耆人等皆稱新修月隄磯工太省土浮不堅高寬均不及老隄其將老隄開口係誤從首士吳道源之言等語該署督等以徧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可否將張福鑽比依故決河

工律河防

盜決河防

防因而殺傷人者以故殺論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請
旨飭部核議等因臣等查隄岸為河防保障關繫最重該
革員如果因意圖侵蝕款項偷工草率因而故決隄
口以致潰決淹斃多命自應照故決河防因而殺人
律以故殺論問擬斬首惟就現訊供情而論該革員
奉委督修月隄工竣後聽信紳士吳道源之言將老
隄開口意在引水歸溝使新隄見水淤泥以固隄脚
係為保護新隄起見初無害人之心核與故決河防
取利挾讐因而殺人之律迥不相符復詳核案情該

草員既欲將老隄挖口使新隄見水淤泥以固隄脚事關大局要工何以不稟請該管知縣轉詳上司俟驗收後聽候遵辦乃任聽紳士吳道源之言擅自開挖迨經紳民余金香等向阻又復堅執不允是何意見且新修月隄紳民所供磯工太省土浮不堅高寬均不及老隄其為修理草率已可概見揆其前後情形難保無侵蝕公款偷工減料串同紳士吳道源故決河隄藉此消彌因吳道源在逃飾詞諉卸情事案關淹斃多命該署督等並未研究明確率據含混供

詞遠行比例定擬殊不足以成信讞臣部碍難率覆
應令該署督等再行提集人證嚴訊確情並嚴拏逃
犯吳道源務獲訊明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山東司 光緒十年

刑部查故決河防侵損漂沒他人田廬財物者例擬
徊俸充軍因而殺人者照故殺擬斬其情罪實在重
大者亦有將首犯比照光棍例即行正法成案今該
撫奏稱近河居民值大雨之際往往聚眾挖隄以鄰
為壑應出示嚴禁如偷挖長隄將為首之人照軍法
從事等語自係為嚴防隄岸恐鄰民受害起見惟軍
法從事刑章內向來無此辦法嗣後遇有此等案件
在情節稍輕者自應仍按例分別辦理其情罪較重

工律河防

盜決河防

者即倣照成案將首犯照光棍例治罪自無庸另立名目致與定章不符至偷竊椿木之犯應由該撫酌量情節輕重加等科斷以示懲儆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近畿各州縣旗圈交雜地方應辦諸事今昔不同應行變通自係實在情形第查單開咨請部示各條惟閒散旗人及旗下官員私自出境取債探親並旗人私自出境需索財物借端挾詐囑託行私諸條有關刑例其餘如旗人告假出京請領路引路票並收取地租控告地畝載在戶部則例中樞政考等條均事隸戶兵二部若非會同詳細酌定章程奏明辦理難期妥協今該督擬詳請示並未分咨戶兵二部本

督捕則例

部未便據咨率覆事關變通成例應令該督將以上

各衙門條例如何參差未盡允協之處逐層聲叙詳

細具奏俟到日再行會同核議相應咨覆該督可也